

109 年連江縣社區營造點補助計畫
【大廟小學堂-馬港社區田野調查人才培育計畫】

耆老訪談紀錄逐字稿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連江縣政府文化處

執行單位：馬港社區發展協會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0 日

目錄

一、李銀佛先生訪談逐字稿·····	1
二、林平官先生訪談逐字稿·····	24
三、陳再祥先生訪談逐字稿·····	45
四、陳美金老太太訪談逐字稿·····	58
五、陳雪金女士訪談逐字稿·····	63
六、張金水先生訪談逐字稿·····	65

109 年連江縣社區營造點補助計畫
【大廟小學堂-馬港社區田野調查人才培育計畫】

耆老訪談紀錄逐字稿

李銀倮先生訪談逐字稿

受訪人：李銀倮 主訪人：游桂香 助訪人：李金龍、李榮光

訪談地點：馬港社區發展協會

訪談時間：109 年 7 月 13 日

逐字稿轉譯：游桂香

游：李老闆，謝謝你今天來和我們分享馬港的過去。你現在退休了，趁著你在馬祖，趕快訪問你，請教你有關馬祖的歷史。請問你今年的歲數？民國幾年出生的？

李：我是民國 34 年生的。

游：你出生就在馬港嗎？

李：我是在科蹄澳出生。後來在民國 41 年來馬祖澳，科蹄澳也是馬祖村。

游：請問你祖籍是哪裡？

李：我祖籍是福清。

游：這樣你們家來馬祖是幾代了？

李：到我是第四代，到現在發下來第七代了。

游：你們曾回福清祭祖過嗎？

李：有。從前是三房遷來科蹄澳，以前(兩岸分治前)是來來往往，有抄下行第(祖譜輩份)有 20 幾代，所以我們回去很容易找到(親戚)。

游：福清地方很大，你們是哪裡呢？

李：從前遷三房到平潭，平潭以前也屬於福清啊，平潭現在也發展得很好了，三房再從平潭遷來這裡，來科蹄澳。

游：你們祖先有沒流傳下來是什麼原因遷來馬祖？

李：那時是來這裡找海(打漁)，我大公(曾祖父)二個兄弟，就是我大公和金龍他大公，二個兄弟，只帶了籃子等小東西來，就在這裡生活，然後覺得這裡生活很好，就留在這裡。馬祖村的原來住民來馬祖時，就是我們住得最高了，現在科蹄澳二間

草寮，我們一間，他們一間。金龍他依公只養金龍他爸一個，我依公養四個兒子，人手有夠就需要大房子，我們下面那間房子、馬路邊那間都是後來蓋的，兄弟多才冇辦法搬那麼多石頭。

游：你們那一帶都是姓李的吧？

李：科蹄澳也有五大姓：姓李、姓陳、姓吳、姓莊、姓林的五大姓。

游：有五大姓，那邊以前是住了很多戶人家吧？

李：很多戶！還比馬祖澳多，原來就遷來在馬祖澳的人還沒有科蹄多。從我們知道開始，是科蹄澳和芙蓉澳人的年代差不多，芙蓉澳的人都是開店，馬祖澳的沒有開店。民國 41 年時，馬祖才開了一間，在現在閩東之珠旁邊，開了一間館店（餐廳），那間館店是一位名叫「陳妹仔」，他也是（馬祖）原住民，早遷來馬祖的人有些在樓仔頂，他是「樓仔頂」人。樓仔頂的上墘是姓陳的，下墘是姓張的，有一位入贅的姓林。

游：樓仔頂是在現在什麼位置？

李：就在這個後方…

龍：中正國中後方…

李：不在中正國中，在加砲連（四大金鋼）上方，透到頂頂上去。

游：那個地方，路那麼難走，人住在那裡不是很不方便？

李：住在那裡安全啊，以前我們這裡有海盜，海盜一來就看得到。等到海盜跑上來，村裡人都跑到山上去，以前也沒有什麼好東西，也只有蕃薯米之類的，揸著往山上跑去躲，海盜來了也找不到人只有空空的房子。

游：所以，當年你們的園務（農地）很多？

李：樓仔頂比較園務多，我的園務也比較多，我家有四個兄弟開荒（開墾），金龍家沒有我家多。我們的園務大部份在馬路上、馬路下（馬港往四維的馬路）。我爹身體沒有很好，我依公說老二身體沒有很好，近的土地分給他，其他腳手力健的分遠一點的地，有的分 ，有的分後山，有的分北垵（北邊）。我分到的地是北垵以及下行（馬路下）。

游：你們家族是做園的（務農）比討海（打漁）的多？你們家族有討海的嗎？

李：也有討海，我爹就是討海的。我爹才 36 歲就走了，我爹以前是做老替（舵長）也會補糸孟。

游：你們那時候住在科蹄澳時，馬祖澳的人口多不多？

李：還蠻多的，那時候科蹄澳人口也有幾十戶。你想想嘛，二房發下來，雖然金龍家

人口比較少，但我家(祖父輩)這四個兄弟就發了很多。我爹(老二)有 6 個兄弟姐妹(男女各 3 人)，老大生二個男的，男女共 4-5 人，老三發的少，因為我叔公走得早，也是去討海早走掉，只有分來的小孩一個。老四有 5 個兒子，還拿一個分給老三。你看，這樣發下來，僅我家從我公發下來，差不多有 30 幾人。

游：你說還有你們那裡也有姓莊的…

李：科蹄澳五大姓，李、林、陳、莊。林姓是林春仁他們家，陳姓是陳學源他們家，莊姓就是莊品官他們家，姓吳的就是吳康寶他們。

游：那時候上面的人口還比馬祖澳這裡的人多？

李：嗯，那時候年輕人參加民防隊，科蹄澳的還比馬祖澳的人多，以前當「保長」(類似現在的村長)還是科蹄澳的人來當，那時保長是「吳金妹」。

游：你還有經過保長的時代？

李：有啊，我那時候他沒有當了，但知道他做過保長，只是後來被馬祖澳的馬成做上了保長。馬祖村長，我們科蹄澳個人就有二三個人做過。

龍：我們科蹄澳上面(當村長的)比較早，遷到馬祖澳。

李：現在科蹄澳還有 7-8 主(戶)。現在馬祖澳(原住民)也只有 7-8 主，連樓仔頂、後潘都算起來也只有 7-8 主。

游：有沒有原居住在馬祖村的？

李：現在的馬祖村是由五個自然村，也就是澳。最早以前，其中一個是葫蘆坑，就是現在三角公園的地方，我小時候還有看到草寮，後來開荒被開掉，國軍來時還在那裡設衛生排。那邊的人後來遷到馬祖澳，馬祖澳現在的街道以前根本沒有人住，街道是民國 40 年左右，大陸撤退時打倒船(船翻了)來這裡，用船板來起厝才有馬祖街。

游：所以馬祖澳街道是民國 40 年以後才有的。請問你幾歲時還是保長制度？

李：我 7-8 歲時就沒有保長了。

游：在那之前，馬祖還是保長制。現在我們擺暝時，繞境隊伍保長公先走，年輕人都不知道什麼意思，都唸成保長ㄟㄅ公，不知道是保長ㄟㄅ公。

你這樣說起來，馬祖澳的開發比你們科蹄澳上面來的遲。

李：慢很多。以前馬祖的原住民大部份在樓仔頂，和葫蘆坑，葫蘆坑最早有幾戶搬到這邊(馬祖)。再來就是後澳裡(自然村之一)。

游：這樣有二個(自然村)了，再來還有三個呢？

李：葫蘆坑、後澳、樓仔頂、科蹄澳，加上馬祖澳，這五個自然村組成現在的馬祖村。

馬祖澳也有五大姓，一個姓朱，姓楊，姓翁、姓董、姓陳。還有姓劉的，好像六大姓。姓朱的就是朱興國老師們，姓楊的(楊發祥、楊祥俤)都遷到台灣去了。翁姓是翁新南他們，董姓是董金貴他們，陳姓是陳再祥他們，劉姓是劉再存他們。

游：劉姓就是雪金姐夫家那邊？

李：正是。

榮：姓張的呢？

李：姓張的在樓仔頂，樓仔頂上墘是姓陳的，下墘是姓張的，有一個入贅的姓林。

游：你那時是幾歲去讀書！

李：我大概到 9 歲、10 歲才去讀書。那時學校東搬西般，我讀書時最早的學校是在之前社區發展協會會址那裡，後來搬到馬祖日報社(馬港圖書館下方老厝)去讀，後來到了民國 40 幾年才蓋了一間洋灰厝，長長的那間，後來拆掉的那間，那時有三間教室，六個班級，一個教室二班，如果早上是一年級上課，二年級就打野外，帶到教室外上課。三、四年級也是這樣。那時我們讀書時哪有什麼椅子，都是船板、石頭放著坐在上面。那時朱錦華是我們第一個校長，我讀一年級時的老師叫做許紀良，那時在下面的教室(原社協會址)讀，上來後是朱錦華當校長。

游：那時的老師都是大陸來的人嗎？

李：是啊，民國 40 來年來這裡的，大部份是部隊裡的，大概他們在大陸有讀過一些書，例如初中、高中之類的，就可以做老師、做校長。我們那時候哪有唸什麼書，一支筆，一張紙，他在紙上寫著「來來來，來讀書；去去去，去上學」，然後我們就抄寫。

游：那時候有黑板嗎？

李：最早時候哪有？到後來才有黑板。有黑板了之後，我們被發了一張竹椅，一個夾板，紙都是撿來的亂七八糟的紙，到了二年級三年級時才有紙。

游：(問李金龍)你唸書的時候在哪裡？

龍：我唸書時是馬祖國小，那時候教室不夠，還是分班上課。我是坐在外面石頭上課的。

游：那時你唸到幾年級還是這樣？

龍：上到幾年級我忘掉了。

李：三、四年級以後就有教室了。以前當中那間房子是鐵厝(國軍來時建的圓頂鐵皮屋)，那時的第一任縣長王旭縣長就是住在裡面，後來聽說這個逃到大陸去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那時三間教室，如果五年級上課，六年級就在外面。

到了有夾板上課之後，大概二三年級之後，慢慢就好一點，起教室的時候，我讀四五年級，後來就沒唸了。我那時候環境困難，一二年級時，早上上國文課，下午上算術課，我算術很好，題目(作業)寫一寫交給老師，就去賣餅了。我7、8歲時都在外面賣餅，撿柴火。

游：你那時賣的餅，做餅的老餅是誰呢？

李：是去福沃挾(批發)，都師餅店。

游：去福沃挾，哇，那要走好遠呢！

李：都是走路啊，餅擔回來時，有時候被阿兵哥車子碰了，餅都掉下去，要下去撿。賣餅都賣到樓仔頂、西尾、芙蓉澳，四都去賣。

游：你就是從小這樣訓練，體格才麼好。

李：以前那叫什麼生活？那是牛馬的生活。來馬祖澳以後，我自己科蹄澳有厝，我伯兄弟的厝，我伯老了(過世)以後，找了自家人(同族人)證明，才把房子過戶到我名下。我爹老的(過世)時候，我哥才11歲，我才3歲，我哥是寄在我伯家，我哥也是10幾歲就在外面討生活了。以前人事室主任陳永貴，他們原本一齊在物資處做事，因為永貴給一位科長作義子，那位科長認了好幾位乾兒子，很多人都是他培養出來的，還有西尾的林中立也是，很多個都是他培養出來的。

游：不容易呀，馬祖人從前沒幾個人能讀書。

李：他們有的小學都沒畢業，從前如果想去當公務員都很容易，稍微能寫字，都有機會。我12歲左右，讀了四五年書之後，老師看我這樣每日都要跑去賣餅，就說那我幫你介紹到山隴良友菜館去工作，我朋友開的。所以就去菜館工作，拉風爐(以前用灶時拉風爐助燃火勢旺)，陳隆庚企丁(打下手)，我做師仔(學徒)

游：所以你做吃的手藝就是在這裡學的。

李：在館店有做了一年多二年，從來民國49年就到馬祖中學去上班了，當工友，在校長室，還有管發電機。52年又到「馬祖國小」工作，我在這裡工作了十幾年，馬祖國校改了三個名字，從馬祖國小改成「清疇國小」，再改成「中正國中小」。改成中正國中小時就想回家(辭職)，長官不准，把學校福利給我開，就又多做一年多二年。61年才辭職。

游：你從民國幾年開始自己開店？

李：61年。早年環境困難(很難買房)，61年時才在馬祖港街上買了一間房子，3萬8千元。

游：就是你現在開店的那間(馬港吃吃看餐廳)嗎？

李：不是那間，是舊街，柴排厝(木造房子)。柴排厝整理一下，連加蓋廚房二三萬，總共大概估計要 10 萬元。那時林金順在這邊當連長，有時叫阿兵哥下來幫忙。放暑假時校長回去台灣，我也跑去台灣，東西買一買回來就開店，校長回來，說我沒准你你怎麼就回去開店了？我說沒辦法，我店已經開了。

游：那時開店的收益有沒有比去上班好？

李：當然好。那時馬祖阿兵哥多啊。若到了船來時，都做來不及，煮麵要用麵泡(擱在麵上的配料，如青菜、肉絲、醬料等)有的時候麵泡都還沒有放，就被端去外面吃了，吃一吃把碗拿上來還我。他們吃都來不及啊。搭船時像搶打奪(形容很急的意思)，一日生意可二三千，以前的二三千錢是不得了的數目。

游：那是啊，那時候有人一個月薪水才幾百塊。

李：一碗牛肉麵才賣 15、25 元。之前在學校福利社一天才賣三四百塊錢，沒辦法(改善生活)。後來開店開到 60 幾年，新街開始蓋，然後就搬到新街(現在的店)。舊街在後來民國 70 年一場火災，統統燒掉了，我的舊房子也燒掉了，後來賠我們 10 萬，就是起厝補貼 10 萬，起的厝就是後來賣給陳金木那間，以前我在那間厝裡開一間「假期冰菓店」，讓我小姨子來顧，但每天早上都要過來開門、晚上都要過來關門，有時候又去台灣，不是辦法。那時金木到處買房子買不到，我就跟他開玩笑說，乾脆我把那間房子賣給你好了，本來是開玩笑的，但他去問神明什麼的，但都已經開口說了，110 萬賣給他，那時三樓已經蓋起來，裝潢還花了幾十萬。

游：吃吃看這間店是什麼時候搬進去的？

李：馬祖新街在民國 66 年落成，就搬過來。原本房子沒有多大，後頭到尾只有 10 米深，連出檐只有 10 米，那時要 20 萬，貸款 15 萬，自己現金 5 萬。那時總想過幾年孩子大了搬到台灣去，沒去買隔壁那間，只有去蓋房子後面的，那時規定只能蓋 3 米 7 多，那時是梁鳳彩當司令官，(兵工協建)他們把階梯從中間做上去，廁所做下面，這樣廚房只能擺下一張桌子，門都已裝好但太矮。那時我胆子很大，(和其他人)聯名陳情，由村公所開始，到鄉裡，再到縣裡到縣黨部，那時縣黨部主委是一個外省人，後來調到高雄去了，他說這個事情不要吵，但是那時黨的力量太大了，我們是黨員所以要請示你。他們覺得要幫我們蓋國宅，還搞得亂七八糟。那時我們只有摩托車，晚上騎到防衛部去，但不能進去，那時梁鳳才可能有點事外出，我等到 9 點多。那時候戰地政務時期，會嚇死的。梁鳳彩一出現，我就把陳情書遞過去，並跟他說我們百姓為了生活，想蓋房子，但房子起這麼矮怎

麼住和做生意，我的報合裡都寫好了，請他們樓下(一樓)添二塊磚，樓上(二樓)添二塊磚，樓梯移到後方。他看了，就批「可」。以前部隊的動作很快，今天批可，明天馬上把模板都拆了。有的住戶還住在別澳，我要跑好幾個澳，那時馬祖澳生意很好啊，很多人來這邊買房子，有的人買了又來，所以那時很多房子沒賣出去，那時候很笨沒有多買一間隔壁的，總以為先買一間，以後再說，所以後來加蓋時也很麻煩，還好陳仁官也很幫忙，他那時是建設科科長，所以我把房子上、往後加蓋，現在變成我的房子最深了。後來政府規定，加蓋的最多只能蓋到我的房子這麼深。這些過程都是和政府搏鬥啊，搏鬥好幾年呢。

游：以前敢和政府搏鬥，不簡單呢！

李：我年輕時很衝的，一方面上面的人都是認識的，我在馬中工作多年，那些人讀書時我就認識，像好朋友一樣，他們畢業後在政府工作，我到馬中工作，前縣長曹常順正好畢業，我經過一屆到六屆，有些我小學同學也在裡面讀書。

龍：你在馬中做幾年？

李：三年。最早是周本因，周走了以後是董仁燦，後來是邱得林兼，邱得林兼校長時我是他專用的勤務，他住校長室，我住教導室。從前做工友好苦，他晚上回來，洗臉水要幫他打好，面布(毛巾)幫他放好。

龍：還要洗衣服嗎？

李：沒有，他沒叫我洗衣服。有時候他晚上想喝一點酒，我炒一點花生給他配酒。那時候他在追求鐵板的小姐陳金珠。

馬中回來後，有一位政委會的組長叫我去政委會工作，我不去，政委會錢比較少，我在學校比較多錢，那時老師一個月賺 840，我賺 890，老師吃了伙食(搭伙)之後只有 840，我沒在學校搭伙賺 890。營養午餐開始後，我固定有 200 元擔水的錢，那月薪拿 1090 元，那時 1090 元很大了。所以要我去政委會我不去，我若去就是和吳依水同一批的，他是「以工代職」的。

游：哇，你那時如果去政委會，說不定也是社長了。

李：沒這事，但是如果去了，就會走公務員這條路。依水他很努力，以前都是用鋼板，每日都要抄寫好多好多字。以前一從政委會調出去，都是公務員了。

游：你自己開店的時候，舊街上還有什麼店？

李：那時舊街也只有二三間館店，雜貨店，賣菜配(副食品)。

游：總計算起來有沒有 10 多家？

李：算起來也有 20 來間喔，兩邊算起來也有 20 來間，也有撞球店，洗湯池(澡堂)也

有一間，全利上面，朱學文上面也有一間。那時候也算很興旺。

游(問龍)：你小時候有來舊街嗎？

龍：我小時候也住這邊，那時有一家柏漢麵店，做醬油。

游：是哪一家？

李：姓陳，陳柏漢。

龍：搬到台灣去了。

李：柏漢他爹是「依跛」。他們搬到台中，後來聽說到花蓮。

游：他們家是做麵條的還是賣吃的(麵)的？

李：他們最早是做麵的，後來開了洗湯池，也做醬油。

龍：他的房子就在現在的郵局旁邊。

游：所以，以前馬祖村裡也有人做麵條的。

李：以前部隊多，賣給部隊。

游：他們做的是線麵還是雞絲麵(陽春麵用的麵)。

李：雞絲麵，還有切麵(黃麵)。

游：台灣的「切仔麵」就是我們福州的切麵，從福州傳到台灣的，所以他們稱切仔麵。

李：還有做「風飛麵」(非常薄的一種片狀麵，馬祖特有的)。

榮：有做槓麵嗎？

李：他們沒做。我在學校工作時，學生就是一頓吃槓麵，一頓吃饅頭。以前年輕時候真的很厲害，那時候一天要用掉一包麵粉，要揉那麼多麵。

游：以前小孩很能吃啊。

李：小麥，這麼大的鍋要吃6-7鍋。

游：你有煮過麥！有麥子煮的時候是「美援時期」了？

李：是美援的，牛奶粉等都是美援的。

游：麥子你怎麼煮？

李：放鼎裡烺(馬祖讀ㄅㄨˋㄣˊ)，慢慢烺啊。前一天晚上先泡水，還要加一點鹼，煮得才會快呀。

游：要煮很久喔？

李：嗯，煮很久，就慢慢烺。

游：我小時候也有吃過，很好吃。但現在自己去煮，一粒粒很硬很難吃。

李：那要放些鹼下去，又在大鼎煮，慢慢烺。

游：那時候用什麼燃料？用煤？

李：用煤炭，後來用柴油。

龍：劉剛他爹的厝在柏漢旁邊，賣早菜吧？

李：是啊，依祥。

游：劉剛的爸爸以前賣什麼？

李：他也是賣台菜，賣給阿兵哥的，馬祖街上以前有二三家。

龍：還有一個就是照照，還有一個吳木肯，林善清的岳父家。

李：吳木肯搬走後林善清接手。

龍：林善清和陳國華、陳君勳、陳君芳：

李：他們五個兄弟二個女兒。

龍：有一個畫家，牛角的就嫁給他們家其中一個。

游：曹賽娥。

龍：她就是嫁給他們家老二。她長得很漂亮。吳木肯的兒子吳愛寶的老婆也很漂亮，二個都很認真(做生意)。

游：曹賽娥後來搬到北投，也在那邊賣菜。我經常跟她買菜。

李：他都是賣那些木耳啦雜菜等。

游：那是舊街比新街熱鬧？

龍：那時還沒有新街，是 66 年以後才有新街。

游：那時現在新街的地方是什麼狀態呢？是田嗎？

李：那是一條馬路。

游：馬路旁邊沒有房子的？

李：以前那二旁是菜園。中間是馬路，馬路中有一條鐵道，鐵道通到現在法院那裡，當時法院那裡是米廠，是百姓的厝(被用作米廠)，米啦還有許多東西要從港口推到那裡，米碾好後放在鐵道運到碼頭。那時所有鄉間，最興旺的、最繁榮的就是我們馬祖澳。

龍：當時做米廠的時候你都知道？

李：知道啊，很多人都在裡面上班，後來才蓋成法院。

游：米廠後來搬到介壽國中下面那裡嗎？

李：沒錯，沒錯。這邊要蓋法院才搬到那邊去。北竿有一個人家叫他大帥的，他就在米廠做過，我小孩時還跟他一在一起過。之前掉到海裡那位痠仔(福沃池萬勝先生)這一批人都在米廠做過。

游：新街這邊在起厝的時候，有沒有限定什麼人有資格去買？

李：沒有，那時候只有登記，什麼人都可以去登記。外村也很多人買。總共才 40 幾間。

游：所以那個狀態就是造成馬港很多外村人遷來的契機。

李：其實舊街那時人也快搬光了，69 左右沒剩下幾主了，所以廟才釋放出來給我們選管理委員會，以前像我們這樣外村搬來的沒資格參加他們，馬祖廟的活動沒資格參加，只能像福沃那樣參加社，擺社，例如，像我這樣很早從外地遷來的，成立一個臨水奶社，。主軸的這個就沒有份。

游：等於說正暝正月十五，外村人都沒有份？

李：以前馬祖廟有財產的。馬祖廟後面的溪所有的都是馬祖廟財產，起溪什麼的都有錢拿出來，我那時候不是他們裡面的，也搞不清楚，後來那些錢到哪裡去。以前有一位老鄉長，很早以前就在這裡顧廟，後來有一位牛角的也顧過廟。那時有溪租，在溪兩旁開店的，要兩斤米給廟裡，養一個顧廟的人。

游：以前是哪裡的地可以租給別人嗎？

李：溪地呀，溪在現在的舊街，溪是大眾的，要另外給二斤米，好比我們租房子，講好是三十斤米，另外再加二斤米給顧廟的人。

游：所以，原本馬祖廟的財產是屬於馬祖澳的人？像朱姓、陳姓、楊姓…

李：是的，屬於這些原本馬祖澳裡人的。

龍：科蹄澳的人沒份。

李：以前我們來到澳裡擔水，他們都排斥我們啊，說別澳的人來擔水，不肯讓擔水。我們以前剛搬來時，小孩子會相爭相打，他們就會說我們「沒處加流的，加流這裡(還敢打人)」。

游：哇，以前人真是(很不友善啊)！

李：正是啊，知道那個陳治明嗎？跟我上下屆同學，他們家的狗咬我，我用石頭丟狗，石頭會彈起來，他媽媽出來大咒(罵人)，「你哪裡加流來，跑這裡怎樣怎樣」若跟他們小孩相打，被欺負得很狠。

游：陳治明就是當警察的那位嗎？

李：是的。

游：所以說馬港這邊商業比較發展和國宅蓋起來有很大的關係了。

李：是啊，國宅還有其他配合的建設，英雄館、電影院、法院，都是那時候蓋的，還有育幼院還比較早。差不多這一二年時間，李定當司令官時候，後來是梁鳳彩，接下來陸續建好，那時候星期日馬祖街上都擠得滿滿的。

游：當年雖然十天才一班船，但平常阿兵哥也是很多。

李：那時舊街沒有什麼生意，我搬到新街去的時候還把(舊街)的房子給他做生意，房租才幾百塊。

游：以前金龍開什麼店！

龍：冰菓店。

游：你那時結婚了嗎？

龍：結婚了。我妹妹在顧店。

李：那時舊街也沒什麼生意。新街生意比較好。

游：我記得以前去台灣讀書時來這裡搭船，街上都走不進去。

龍：那時人潮有夠多。

游：傍晚就要過來馬港，在別人家暫住。

李：我開館店時，到山隴豐年那裡買牛肉，都是一箱一箱的買。以前市場是在大操場上，連車都沒有，到 62 年我就買了一台摩托車，就方便了。以前沒有開店，連摩托車不准買。那時來買肉，(不管是不是你要的肉)要你拿(買)你就要拿去，不拿明天就不賣你。

游：以前那時代沒有人權啊！

李：是啊，沒有人權，老百姓都是被吃進(欺負)的，像現在，哪裡敢？

游：現在老百姓最大了(民粹)，以前百姓沒有一點尊嚴。

李：那時林志東他爹被阿兵哥號作土匪，他爹很霸，來買東西時，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全厝人都被稱作土匪，他妹妹被稱作土匪妹，(笑)，他弟弟被叫土匪弟。

龍：他那時賣豬肉，那個(綁豬肉的)草繩都是泡水，增加很多重量。

游：就是以前說的「跑稱」了。

李：那時買肉他都叫你整腿肉拿去，一個豬肚還帶一大堆肥油，一個豬肚在那時的錢都要 4-5 百元。以前若有能力到館店叫炒一碗三鮮，做一碗糖醋排骨，那叫做慷慨呀，像過年一樣啊！

以前還有把賣不完的肉「掛門搭」(強賣)給你，你若不要，明天你要買肉就不賣給你了。一整腿肉買回去，骨頭、皮剝一下，沒剩下幾斤肉。

游：所以說馬港的發展有幾個重要的人物。

李：後來我到新街(開店)以後，民國 66 年 3 月 29 日，晚上開始搬，第二日開張。那時候樓上只能擺四張桌子，樓下扣掉廚房只能擺二張桌子，都跟客人講你十一點來吃，十二點離開，換另一批客人吃。以前賣的啤酒都是用酒簍裝的，那時候跟

物資處買的酒，酒簍還要賣我們錢。這酒簍後來怎麼消失的，是我們民國七十幾年，我那時是諮詢代表去金門訪問，那時易開罐啤酒已經上市了，罐上印著「專銷金馬地區」，又很便宜，馬祖物資處卻不進這樣的易開罐啤酒，因為進瓶裝啤酒，物資處有很多的外水(額外的利潤)，酒瓶、酒簍都可以賣我們錢。但在馬祖酒瓶、酒簍到處丟，還要賣我們多少錢。就好像人家金門早就有「普郵」，我們還是軍郵，所以就跟當時的司令官葉競榮反應，跟他聊過之後，第二天就開放了，

游：葉競榮司令官比較開放。

李：對，他比較開放，那時他還想把部隊遷進一些馬祖沒有人住的民房。但後來不久他就調到金門去了。那時我跟他說馬祖人好不容易在台灣買一間房子置產，但稅單寄來是放在「郵政代辦所」，也不給人家送到，什麼時候搞不見了也不知道，他說哪有這種事，我的信都放在我桌子上，我說你當司令官有參謀會幫你處理好。

後來，馬祖軍郵調好幾個人去台灣，那些人像陳依明，都在罵我：你這做什麼代表，害我調到台灣去，他都當面罵我。計程車開放，也是我手上要求開放，最早全馬祖只有 10 架，後來 20 架，一上車 200 塊、100 塊，20 架的時候每個計程車每個月都可以跑 10 幾萬，後來被我開放到 80 架。

游：你是民國幾年當諮詢代表？

李：76 年，77 還是 78 訪問金門。那時候黨政軍一體，縣黨部要我們做事情，那時南竿東區只有阿強一個，西區我一個，後來葉競榮跟葉世福有一點關係，就加一個葉世福，南竿共三個，其餘都是漁農工商社團裡面的理事長、總幹事，婦女會、鄉民代表主席，組成訪問團。那時候都無錢的(無給職)。那時候我跟官方搞得不好，因為我很衝。

游：你這個代表是有力量的代表！

李：我不理他們啊，我不想做，葉競榮叫我去參選，我不選，他說你條件那麼好，為什麼不選？那時候中正國中要併校，我說不可以併，我用機車測距離：四維到馬港多遠、清水到馬港多遠、珠螺到馬港多遠、津沙到馬港多遠，鐵板到馬港多遠，那時他們想把中正併到鐵板(仁愛國小)，一作國中一個國小，我說三所學校就是三所學校，我建議他一個國中一個國小，國中在山隴也可以，在中正也可以，鐵板就做一個純粹的幼稚園，那時是林星寶手上。但後來併校就越併越沒有了，後來也沒併了。我說中正國中學生那麼優秀，憑什麼把這個學校併掉？

游：這邊的環境比鐵板好呀，鐵板那地方太小。

李：對呀。後來葉競榮翻開我的資料，很訝異說你這麼細心！我用摩托車記錄路程。
我說中正是最西的地方，學生也是靠近這地方，位置也這麼大，環境這麼漂亮。
到最後沒被併走，所以林星寶看到我頭都很大。

游：很多人都要感謝你，你看，現在馬港這邊發展得麼好。

李：我那時一謝開學校的工作就參與社會工作。我早在民國 57 年年就選上工會理監事、常局監事等都做過。開店以後就轉入商會，沒多久這當選諮詢代表。

游：以前舊街火燒厝，後來有沒有查出什麼原因？

李：就是那位陳伙妹，可能電線走火，有一點火，他就用水去潑，一潑火勢更大。

游：那時那一排都是柴排厝。

龍：他那時用燙斗。

李：他用電過量(超過負荷)，電線走火。用水一潑火就擴散了一下迸起來了。在迷信的角度來說這是「天火」，發到哪裡就燒到哪裡，燒得很快。我那後面的廚房沒有燒掉，很奇怪，廚房只隔一點間隙都沒有燒到，但前面就燒了。

龍：那是民國 70 年，除夕夜晚上。那時我剛好在電力公司值班。

游：那是火災是很負面的，但也因此促進村莊的改建。

李：舊街後來也蓋起來了，但怎樣也比不過新街，因為新街交通太好了，電影院、英雄館下來，都要經過這裡，以前是步行街，有三個墩墩(擋著)汽車不准進來，後來是因為蔣經國來，他糖尿病不方便步行，只能坐著車子經過，那時賴宗煙當縣長，我當諮詢代表，他來找我(要求開放)，那時很多人反對，不同意開放，我說暫時開放，打開讓他們過之後再關上，後來慢慢就開放了。本來還有可移動的柵欄住，但老百姓移開柵欄、車子開過後，沒有人把柵欄再放上去。

游：公德心不夠，公權力也不張。

李：以前戰地政務時還有公權力，他們要你不能移動就不能移動，明天要把你關起來就關起來了，一個士官長都能關人。賴宗煙最聰明，他文筆很好，來馬祖時會來我這邊。他不管事，種花寫字，人家叫他種花縣長，他很聰明，我兒子那時在台灣工作，不能回來參加民防隊，他讓我們寫一份報上去陳情，他批「可，比照行政規定」，你看，有說和沒說一樣，有給你「人情」讓你提報告，但最後還是一樣(要回來參加民防隊)，他真是非常聰明。

游：你是幾歲加入民防隊？

李：我 16 歲就參加民防隊。我從學校退回來後，又參加做「義警」，後來又做鄰長，分隊長，後來做諮詢代表，後來慢慢就解除地政務，民國 80 年我民防隊退休，

46 歲退伍，如果戰地政務沒有解除，要當到 54 歲，當後備隊，後備隊的意思是，如果今天民防隊訓練，後備隊要去煮飯，後備隊就是機動的。

游：你們當民防隊時，服勤的狀況是怎麼樣的？例如說一年要當兵幾天之類的？

李：我那時一年有 15 天要在幹訓班訓練，平常就每幾個晚上要去站衛兵 2 個小時，的那時會找人代班，代班的就一整夜，也要出去巡。

游：民防隊的槍械…

李：有啊，5 粒子彈，口令和阿兵哥一樣。

游：演習時要配合阿兵哥？

李：要配合阿兵哥演習，有時候清運時也要配合，例如搬米之類的。

龍：都沒有待遇(薪水)嗎？

李：都沒有。後來申請自衛隊補償金我領了 13 萬多。(對李金龍說)你爹、你媽都領了 20 幾萬，前面有二個基數，比較多。

龍：我記得只有我爸有領，我媽沒有領。

李：有啦，婦女隊也有補償也有領。我記得他們共領了 40 幾萬。

游：這也感謝有曹原彰當立委，他一直主張政府要補償，馬祖百姓幾十年的奉獻。

李：就是他不斷的爭取才有的。後來陳雪生手上也取到老人的 823 砲戰補償金。

龍：我唸高中的時候有回來參加民防隊。

李：說起馬祖人以前真是苦。有時候有台灣人來我店裡，聊天時我都當面說「沒有馬祖，你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沒有我們金馬地區，還有台灣嗎？我說要感謝二個人，在我觀念裡，要感謝二個人，哪二個人？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毛澤東，馬祖才有繁榮、台灣也有繁榮，大陸今天在世界上也崛起了，若沒有這二個人在爭天下，打得一塌糊塗，造成分開發展的局面才有今天。以前科蹄澳有幾間厝是漁民站…

龍：在廟旁邊…

李：那間快要塌掉的房子那間，還有旁邊那幾間房子，以前都是阿兵哥住，國防部情報單位中校、上校來，就住在我厝(媽祖巨神像下方)。

游：以前大陸漁民(船)漂過來的機會多不多？

龍：大陸漁民漂過來都捉到關起來。

游：我年輕時有一次看到大陸漁民從山隴澳口被警察帶上來…

李：兩岸剛開放時候，我們去大陸，大陸人看到我們，說「這些人漢馬(體格)吃得這麼大，我們以前上課說他們外面人都是吃樹皮，一個個漢馬都吃得這麼大。」

龍：我是有聽到收音機(播放)確實這樣說，當時我們在學校唸書的時候說「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就是說啃樹皮嘛。那時候收音機不准進口，我們是偷聽的，那時候就聽到「台灣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吃香蕉皮」，既然有香蕉皮，一定有香蕉嘛，那香蕉誰吃呢？

李：以前都是這樣啊。我們去大陸時，他們看到我們就問說，你們怎麼吃的漢馬這麼大？不是說你們都沒飯吃嗎？我說，誰跟你說我們沒飯吃？這些漁民(被抓被關的大陸漁民)若放出來，讓他們到處去看看我們的繁榮進步，這廣告效果說有多大就有多大。

龍：當時怕是匪諜嘛。

游：823 砲戰時，你那時幾歲？

李：那時我 13 歲了。

游：那時有沒有砲打到我們這邊？

李：有哦！像撒豆一樣。起先他們是想打馬祖，看見馬祖太難打了，有一次有許多漁船來到我們這邊，我們的軍艦出去攔，他們像撒豆一樣打軍艦，軍艦跑了所以砲彈就打我們鄉間裡，把我們的砲位打掉很多，我那時 13、4 歲在梅石上班，在撞球店上班，砲戰發生後就跑回來，不去了，嚇死啦，那時還是小孩嚇死了。

龍：823 時我們都生活在防空洞裡面，點煤油燈啊…

李：你那時才 3、4 歲。我 52 年來到馬祖學校時，你才讀一年級。

游：村裡面的防空洞很多嘛。

李：以前民防隊都要去樓仔頂去開防空洞，因為樓仔頂可以向後山跑掉，馬祖澳以前可以說是「戰地裡的戰地」，因為面對大陸，為什麼碼頭會做到福澳？因為有北竿跟高登可以先擋住。

游：這跟風浪有沒有關係？向南向北之類的。

李：北風時馬祖沒有浪，冬天避風啊，南風時只要可以泊在我們沙灘，就什麼都不必怕了。南竿島所有的海沿(岸)，就數我們馬祖澳最好，地下面是軟的(多沙便於船搶灘)。山隴馬祖高中的體育場，以前想要做碼頭，不行啊，船一進去就無法出來了。

游：那裡礁石很多。

李：所以沒有用，大部份的船都靠在這邊，其他只有福澳可以靠。以前莒光，東莒辦事處、西莒辦事處、北高辦事處都做在這邊，所以以前這邊叫做「聯合大樓」，以前海軍，都在這裡，海軍最早是住在我們廟裡，還有港指部也都在這邊。民國

80 年被定為軍港，那時我當代表，海軍司令部來這裡看路線(做碼頭)，看過之後一年多就解除戰地政務了。本來說從頭前這邊做出去，但被畫為軍港就沒辦法做(碼頭)。

游：意思是說使用區分為限定為軍港。

李：我們那時一直爭取，爭取一半成軍港(一半做碼頭)。

游：以後如果可以爭取到「遊憩碼頭」，可以停風帆、帆船這樣海上遊憩的船隻。

李：我以前就建議要發展水上活動。防波堤從外面那裡填過來，太好了。整個南竿只剩下這個沙灘。劉增應我也跟他說過，我說環保局這麼多錢，請一個怪手在這裡淨灘，他聽了就頭點了點，沒有下文了。馬港是個真正的奇蹟，馬港以前漲潮時水會漲到 918 那裡。

游：漲潮時的最高潮點？

李：是啊，那時候還有一條大溪，現在如果去看民國 42 年的那間厝，階梯要做這麼高才能走進去，以前救濟米都是放在那間厝裡。

游：918 是哪裡呀？

李：林中超開餐廳的那裡，公車站那裡呀。媽祖廟從開始，我民國 60 幾年加入委員會，我就是委員兼總幹事，那時候廟要翻修我就參與了，後來第二次改選，曾林官手上擴大修建(現在的廣場平台及活動中心)，我說推出來(向海面)這麼多，萬一颱風來會淹到，沒想到建到這邊來又有了 5 公尺的新生地，現在又增加出來，還是不會淹。

游：這表示還有空間，即使是颱風來，海水也不會侵犯到這邊來，你越出去它也不會淹進來。

李：其實現在潮水是更高的(海平面高)，我們科蹄澳(海邊)那裡有一口水井都被淹掉了，之前工務局陳清寶局長在這裡時，我去找他，本來他答應我利用議員的支配款分配給我們，把水井做起來，做個擋牆，他撥了款來，我們就把擋牆做高做大，才把那口井做起來(修復)。

游：我們這間媽祖廟，清朝時法國人第一次來馬祖，就把它畫下來，10 幾年前有一本雜誌經典雜誌，出了一本書，說清法戰爭時有一位博物學家、畫家，跟著軍艦航海，每到一個地方就把所看到的畫下來。他畫的就是廟旁邊有一條溪下來，再來面對的是海邊，還有帆船靠在沙灘上。

李：以前有篷船(帆船)，錨纜啊。以前就是西尾的「依伙錨纜」都是泊在這裡。

游：清法戰爭時法國艦隊就是泊在馬祖澳，然後打到馬尾去。

李：日本人來的時候在芙蓉澳做砲彈，建砲彈庫，我們百姓都跑去那裡做工。

游：他們有沒沒錢雇請百姓？

李：有也沒有多少錢，或是有點飯吃啦，以前人沒東西吃，有飯吃就很好了。

游：從前義和時代，你多大了？

李：那時我剛出世，所以不知道，但知道他走了以後，芙蓉澳到我們科蹄澳之間都是街，在我家旁邊防空站旁邊有一間雜貨店，那老闆名叫「莊依馨」，他們是最早開店的，環境很好。

龍：就是莊品官他們老家，現在都荒廢了。

游：現在林寶欏住的地方叫什麼？

李：那地方叫做「五間排」。還有「秋桂樓」「芙蓉莊」包括在「西尾」和「芙蓉澳」一共也有 5 個自然村，。

龍：秋桂樓現在完全看不到房子了。

李：還是有房子。

游：之前不是有一陣子聽說那裡要清理嗎，林金順是嗎？

龍：是啊，林金福他們都是秋桂樓的。

李：那個地方如果起一個國宅，不知道有多好。

游：芙蓉莊和芙蓉澳不一樣的？

李：不一樣，芙蓉澳是「水試所」（現在藍眼淚生態館）那裡。芙蓉莊是福澳對面的那個澳。

游：許多台灣人來馬祖做訪談，根本搞不清楚這二個地方，亂講一通，我們當地人知道怎麼問才問得出答案。

李：馬祖人也很多搞不清楚。（朋友）Monkey 看我買新車，要我帶她去兜兜，我載她去各處逛，她說噯，馬祖還有這麼地方我都不知道？我說還有很多地方，三家村、（梅石村）美瑞澳上頂澳、下底澳，我從小就在外面跑，都知道。

游：還有打鐵隴、後頭隴…

李：後頭隴只有三戶人家，被阿兵哥叫「三家村」。五間排是以前有五間房子，秋桂樓像秋樓一樣就被稱作秋桂樓。芙蓉莊（夫人村）大概早先女孩子都很漂亮，就被稱為「夫人村」。芙蓉澳以前就是最繁華的地方，買東西都要到這裡買，因為它跟大陸最近，（錨纜）都在這邊，買東西都在這邊，買蕃薯米什麼的，都要來這邊買。

龍：這邊距離最近，直線距離。

李：所以說現在政治(因素)沒辦法，你說北竿做碼頭(小三通)，馬祖澳隨便做個碼頭，(船)開過去十多分鐘就到了。政府都是政治考量，我們科蹄澳有一個「楸尾」「對面山」，對面山下去有一個清水仔，海水汊(退潮時)時候，很清楚。以前我們去大陸黃岐的時候，8-90歲的大陸人問我「依弟、依弟，你知道馬祖有一個科蹄澳嗎？」我說我就是科蹄澳的人。他說我們以前去馬祖是(船)泊在科蹄澳，那裡有個清水仔。會叫做科蹄澳就是因為科蹄仔(船)泊在澳裡，就是現在養殖(淡菜)的地方。

游：為什麼叫清水仔？

龍：那裡有一塊石頭…

李：那就是一個小山丘嘛，被號作清水仔。

龍：巨神像下方那條路下去，最尾巴的那個地方，退潮時可以看到礁岩。

李：我很早以前，劉立群手裡，我就去申請做養殖，他不准，說會破壞(風水)，說以前人要知道何時水漲、退潮，都要看清水仔(看它露出水面的程度來判斷)，因為以前人沒有手錶嘛。

榮：就等於是牛仔吧，整個馬祖島像一隻牛，像牛角會被命名為牛角，西尾的命名等就是，那岸邊的礁石就是牛仔。

李：我那時想把它填掉，做一個養殖池，他不准。

游：你那時如果養殖起來，現在也得了。

李：是啊，到現在也解決了(馬祖話很好的意思)。以前育苗養殖場，花了十幾億(沒有成果)，如果(補助)給我們一點錢，我們自己拿沈箱放裡面(來養魚)，要吃什麼魚都有了。因為我們是老百姓(行動力夠)，買些小魚，倒進池裡讓它長大，人可以在那裡釣魚、旅遊，清水仔填起來(就很安全)。以前黃瓜魚加工廠怎麼會(設)到北竿去？也是我申請的，錢都繳了，一人7萬，我找了幾位漁民，我們有船，大船小船都有，我一個，王長宏、春仁、北竿兆鎮，一共四個人，去找陳雪生開會，約好2點，他3點才到，他說馬祖做這個就要「掛羊頭賣狗肉」，我們一聽縣長這樣講了，大概沒問題了。結果他說(條件)：你馬祖要有多大的海面、要養多少的(黃)魚，才能剖多少黃魚出港…，我想以他的條件，以我們當時的能力要做到死啊。其實，我們外面都已準備好了，有一位在大陸(後來因匪諜案被處決)養黃魚，我們都講好了，台灣、大陸養魚，馬祖加工，在芙蓉澳加工，(水試所)加工廠拿給我們用。外面都打點好了，吃飯的錢都花了好幾萬。兆鎮說我們就做下去吧，我說和伊(政府)這樣怎麼做？後來兆鎮(把黃魚加工廠許可證)拿到北竿

去賣給人家。結果他們的黃魚也都是大陸來的呀。哎呀，我手上做過很多很多事…

游：北竿人比較敢，南竿人比較會想，但比較保守了點。

李：有一次陳開壽跟我聊天，叫我同學，我跟他是去學動力小船駕駛的同學，一起去花蓮考執照，我說，你考了執照賺了很多錢，我考的執照都沒賺到。

游：你註定是賺開餐廳的錢的。請問你開餐廳這行業有沒有固定要拜的神明(祖師神)？

例如做木工的要拜魯班，做田的要拜神農。

李：沒有。從前，福州有三把刀，剪刀、菜刀、剃刀。

游：大陸開館店的有的拜「易牙」，他是個食神、美食家，很會作料理的。

李：我們這裡，以我們這種年齡的都沒有(拜行業祖師神)。之前大陸國寶級廚師來台灣圓山大飯店作交流，我有去過二次。我們也去過武漢，也去過連城，福州也常去(廚藝交流)。我們在大陸也拿過很多獎狀獎品，金牌銀牌什麼的一大堆，現在都被我老婆丟掉了。

游：現在福州很注重閩菜，八大菜系裡面，福州菜閩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菜系。

李：他們都不用蒜頭，專用薑母。我們進去(交流時)我們用大蒜，紅糟飯之類的，我們這邊都有放。福州菜不是鹹就是甜，外省菜就是辣，沒看到他們用蒜頭，只用薑母。

游：請問李老闆，你自己最得意的有幾道菜？

李：以前我做的紅糟鰻，糖醋排骨、麻辣花腸等都是很受歡迎的。花腸要用燙的，燙的好壞就差很多，以前陳雪生很常來我店裡吃這道菜，還有紅燒豬腳。我以前在學校時候做的「扣肉」「獅子頭」，以前司令官來學校時，都要吃這個。

游：扣肉和獅子頭，不是我們福州菜吧？

李：扣肉是算廣東菜，阿兵哥流傳過來的。扣肉做的時候先水煮過，然後拿去炸，皮要炸成黃色的，然後再切好，切好放蒸籠裡蒸。那個真得很好吃，我們(民防隊)在幹訓班吃到扣肉，哇、這麼好吃！

龍：早期馬港街道很多行業，可以講講嗎？

李：有中藥店…

游：中藥店是誰開的？

李：是一位人稱「黃先生」開的，是黃宜興他爹開的。另外一間中藥店是一位退伍軍人開的。

龍：退伍軍人開的是西藥店吧？他還有打針呢，

李：有，有，他開的是中藥店。有打針這事我不知道啊。

游：以前有一位「洪院長」，也是外地人，但他會說「平話」（福州話），你們有印象嗎？

李：不知道是不是那作從北竿下來，後來在山隴開。

龍：（退伍軍人）那個開在照照（厝）旁邊。

李：哦，對，那個老人是西醫。

游：那個是哪裡人？

李：不知道，只知道是外省人，原先在部隊裡面當醫官。另外，木伙厝邊，現在修理車的那間，以前也是開中醫。馬祖澳以前行業很多啦。

龍：還有修皮鞋的，周家的。

李：還有做鐵的、修理馬燈、氣燈的，那是周之豐，他是萬能的，我們都叫他「博士」，什麼都會做。馬祖澳最早的餅店，是「馬順」，他爹名叫「馬六」，他是有去大陸學過武功的，曾經有人想暗害他，用石頭從後面丟他，他只用二支筷子就能把石頭除掉。後來馬六搬到鐵板去，賣「馬蛋」，人家常說「馬蛋馬蛋，忸是也慙」。

游：馬港以前還有什麼店？有沒有裁縫店？

李：有，以前姚醒吾他媽就是開裁縫店的。剃頭店也好幾間，現在的超群以前他爸爸就是開剃頭店的、還有木伙厝他女兒開的、姚醒吾他妹妹也是開理髮店。

龍：我姐夫以前也是在馬港開理髮店。

李：還有以前有錦旗店，專門做部隊的。

游：等於是紀念品店。

李：馬祖澳以前店很多，很雜。剃頭店、餅店、油條早餐店。早餐店最早是一個名叫依炎的人開的，我叔幫啞也開過，後來有一位名叫「耳朶」的從白犬來，張瑞平就是在他那裡學藝的，他會做繼光餅、泡泡餅、水餅、馬耳、火把、金含、地瓜糖、麥芽糖等等。

游：做麥芽糖要用麥子，以前沒有麥子，怎麼做？

李：小麥從台灣買來的。更早以前有錨纜從大陸載來。

龍：還有檢瓶子賣，我們這邊有一個破腳的，老婆是破腳，老公是青盲（瞎子），他們到處撿玻璃瓶賣，眼睛也看不到，要用手摸一下才知道有沒有破損。

李：他不是青盲，是視力不好…

游：是現在說的弱視，看得不是很清楚。

龍：他老婆（跛腳）就會剪紙，剪得很好。他們的家就是現在馬港公車站。

李：就在林中超隔壁。

游：不就是陳書奮家裡。

李：是他們賣給陳書奮。他最早是賣給林星寶，後來又賣給清水陳善清，最後才賣給陳書奮，經過好幾手。以前這兩間厝是草寮，右邊一間賣給林中超岳父，謝肯堂。以前這個地方叫做「和尚廟」，以前有死人，海上漂來的，都放在那裡。後來有一位「依港」，什麼船隻來都靠他指導，船隻怎麼進來，怎麼出去的，那時候他在這裡。那時候這裡螞蟹(類似招潮蟹之類的小蟹)很多，他就用螞蟹去釣魚，舢舨一條搖出去釣魚，他就是住在那間草寮，後來他起身(離開)以後，草寮拿一半賣給肯堂。這邊大部份土地是媽祖廟的(財產)，以前這邊都是田園(有水的田)。

龍：最早以前基督徒，清水教堂還沒有的時候(聚會)在朱興國家，北竿那些像我姑媽那些教徒，禮拜天都會(從北竿)下來，就是在朱興國家做禮拜。

游：像肯堂這樣他們來馬祖澳的時間會不會很早？

李：可能也是民國 60 幾年 70 年左右，他也不是本地人，他是秋桂樓的，他當過警衛幹事。

游：所以說他是有讀過書人，才能當幹事。

李：他們和謝志剛是 본家，他們二人的爸爸是親兄弟。

游：他們家道算是很好，才能讀書。

李：他們家道好，有讀私書(私塾)，識字，以後做幹事。

後來新街蓋好，四鄉五島的人都遷到這裡來，馬港這裡，東引人也有，東西莒人也有，北竿的也有…

游：東引的是誰？

李：以前林良淦呀。白犬有林曾官，柯玉官，他們的兒子都在這裡生的。我們這邊以前是碼頭，有甲哥(搬貨人)，青盲也找個人來做甲哥。白犬魚貨來這裡需要甲哥搬運，柯玉官他爸爸媽媽也在這邊住。林曾官最早開店就是開在陳書奮那間厝裡。以前馬祖多興旺啊。北竿的有曾林官、謝承官。

游：曾林官不是比較晚嗎？

李：他是因為他姐姐過世後才來這裡，是比較晚一些。

龍：鐵板來的有程發利。

李：津沙來的六七主，科蹄澳搬來的也六七主。

游：最早在這裡開照相館的是誰？

李：程發利。

龍：陳正文比程發利早，陳正文還修過手錶。

游：陳正文不是白犬人嗎？

李：是啊，他比較早來，先在舊街開修手錶店，他是在阿兵哥那裡學的，他叔叔金官也是修手錶。

龍：以前還有補鍋的店呢。

李：補鼎那個叫做林清倂，做船的叫做林金桂，我爹和金龍他爹都是補鑊(補魚網)，還有莊家也有補鑊的，很多。

游：以前做船是在哪個地方做呢？是在碼頭沙灘那邊做還是上面做？

李：就是在現在中正國中這裡馬路這裡，我前還找到照片，現在不知還在不在。那時的造船廠，馬祖第一批船就是在這裡做的。以前在中正國中這地方有一個交誼廳，軍交誼廳。科蹄澳以前也很熱鬧，育幼院那裡是一個廣場，操場，以前演戲啦都在那裡演。

游：是演什麼戲？

李：台灣來的勞軍團、福州戲等。以前在現在中正國中下方這裡還有個戲台，演過福州戲有「甘國寶過台」等戲。

游：你有看過？

李：有啊，我有看過。有一批大陸人在這裡，會演。

龍：目前巨神像下方堆建材的地方，那邊以前也是靶場。

李：最早的靶場是在後澳，後澳以前土沙(沙難)和馬路平平高，馬祖所有建設的取沙都從後澳拿，所以後個山變沒有了。

龍：以前後澳是一個沙丘，沙丘被挖光了。

游：所以現在海淡廠那裡是整片沙丘？

李：以前有二個沙丘，都比馬路高。以前馬祖國小廁所上面全是沙。

龍：沙丘以前全部是沙，都被挖光了。

李：以前 170 公尺打靶都是在那裡打，就是現在做海淡廠那裡。

龍：那裡就是後澳，陳玉嬌就是住在那邊的。

游：那後來這個村莊怎麼消失了？

李：他們都遷到台灣去了以後就荒廢了，做水庫後就更沒有人回來了。

游：村莊比蓋水庫的時間更早消失了呢。

龍：房子都在，只是沒有人住在那裡。

李：因為後澳曾經有一家被阿兵哥殺了，村莊裡人都怕，都搬走了。本來後澳都是姓陳，後來有雜姓，有些是入贅以後改姓。他們姓陳的鶴上人，很惡霸，佔山都佔

到西那邊，都是他們的柴埕，科蹄澳後山那邊都是，他們很惡的，如果到那邊拔一條沙籐，都要還給他們，如果沒還，就把人打個半死，他們很惡，靠山是北竿芹壁，他們都是鶴上人，以前人是誰惡誰拿去吃(恃強欺人)。

馬祖以前曾有霍亂，痛吐瀉症，後澳有很多男丁因此死掉很多，所以有很多都是入贅的。若沒有霍亂，他們是人丁很旺的，所以只有陳玉嬌是真正後澳人。

游：李老闆真是很厲害，記憶好得驚人，所有人名都記得清清楚楚。

李：我們堂兄弟們都不知道自己家族的事，都來問我。

林平官先生訪談逐字稿

受訪人：林平官 主訪人：游桂香 助訪人：李金龍、李榮光

訪談地點：馬港社區發展協會

訪談時間：109 年 7 月 14 日

逐字稿轉譯：游桂香

游：依伯你好。今天很感謝你來這裡和我們攀講。我們想把以前馬港的故事、歷史寫下來，記錄下來。請問你本來是哪裡人？

林：我是津沙人，搬來這裡。

游：民國哪一年搬來？是什麼原因搬來？是做生意嗎？

林：我是先搬到芙蓉澳做系孟。

游：那時候做系孟，主要是捕蝦米？

林：蝦米也有，扳繒也有，帶魚、鯷仔、鰓板…什麼都有。做系孟是當蝦鮮的。系孟仔是系孟仔，扳繒是扳繒。

游：船是同一條船，但用的系孟是不一樣的？看什麼季節，當什麼而用不同的魚網？

林：都是一樣的，我們一條船，討什麼海，繒系孟都是一樣的。我系孟仔也有，扳繒也有，釣鰱，凡事都有。

游：船是你自己的嗎？

林：船是五六個人也有二三個人合起來買一條船，。

游：那時 62 年有馬達了嗎？

林：有馬達了。

龍：平官叔 62 年就是和我爹做一條船嗎？還是我爹早，你比較晚？

林：跟你爹一起做時是快 70 年的時候了。

龍：沒幾年，我爹 69 年就搬去台灣了。

林：那時候有沒煞(停止漁業工作)二三年就搬去台灣了。

游：剛搬過來時海好不好(漁獲好不好)？

平：海也不很好，但是那時有軍艦在馬祖澳，我有時把蝦米煮好拿到這邊賣，也有曬乾了自己在賣。別人做系孟都有去公家裡拿錢(漁貸)，我沒去公家拿錢，就隨便自己賣，憑我自己賣也好，怎樣也好。

游：所以你當的沒被公家收購。

林：別人有拿公家錢的，要賣一擔、三斤只能偷偷賣，我不借公家錢，就直接擺在那

邊賣。

游：以前有借魚貸的，要被漁會收購。

林：以前人沒東西吃啊，我這做系孟和別人不一樣，別人做好幾張(網)，我只有做一二張。我一般都是去幫別人下江(受雇於人打漁)替別人做，才說別人蝕本很厲害，我都沒有蝕本。我那時做一季，七個月，別人可以賺一萬八，我賺二萬二。我去江(出海)回來，遇見下雨，人家蝦米曬在外面，我都會主動幫忙收，有的人不江回來，就直接回家了，不會管別人個東西。所以，每一年都有很多人找我(工作)，都(願意)加些薪水找我工作，那時如果加個 4-5 千，很厲害(可觀)的。

游：是啊，60 幾年時，那時 1 千元就很大了，米那時候一包多少錢？一百多？

林：最早是 180 元一包。一包一石，100 斤。那時黃金一錢也只有 180 塊錢。以前沒地方賺錢，到哪裡去賺錢？很惜快(辛苦、可憐)。

游：你原先住津沙，那你大陸是哪裡人(祖籍)？

林：我是連江，大澳(現在道澳村)人。那裡都是姓林，雙木林。

游：那你和柏濟(津沙名人)有沒有關係？

林：自家人(本家)。柏濟、柏良、成妹、德福等等，很多都是我自家人。津沙村姓林相當多。

游：你們家祖先搬來馬祖，到你這一輩算第幾代？

林：到我是第四代。

游：一搬出來就定居在津沙嗎？

林：我們一直在津沙。到了我爹這一代，他在的時候，人比較聰明，常常晚上開會什麼的，都在我家裡，那裡津沙人很「蠻」，姓邱、姓李，姓陳，他們吃得下你(勢力比人強)，就會打你，他們和我們姓林的是不必講了，柏濟一把筆仔(讀書人有力量)，牛角人就說了：你跟津沙人吵什麼，他只要這把筆仔給你督一督(寫一寫)你就死了。

柏濟在我家開會，時常說如果有人打我們，讓人家，不要去打人家。沒有人打我們，誰敢打？我們沒去欺人就很好了。我爹他表兄弟太多了，我爹以前吃鴉片，表兄弟都圓做把(聚在一起)吃東西、攀講，我爹常講：不可跟別人吵，讓人一點。

游：以前人很有(肚)量。

林：以前那時候津沙那裡很亂(家族傾軋)。

游：你搬出來以後先住科蹄澳嗎？

林：先住馬祖澳，我老婆就是馬祖討的。搬過來時也是租別人厝，我丈人家沒有多大，

他們家開撞球台二台。那時租人家厝也只是小小間的厝仔，一看到下雨都快沒命了(很辛苦)，我生了五個小孩，一到下雨連睡覺都沒地方睡，還好自己會做，爬上屋頂翻蓋什麼都自己做，厝做好了，就被厝主討回去了，厝修理好了被討回去了。那時好惜快，有夠惜快！

龍：那時候你是住在莊品官那邊嗎？

林：品官那間是我丈母娘的，我是住在上頂行。

游：上頂行是指哪裡？

龍：圖書館後面那裡。

林：我住在香佛下埕，在那裡小小地方住過七主(換個七個房東)，現在很多都塌了。那時沒地方搬，這邊厝瓦面幫他換好，被討回去，那裡柱梁給換好，又被討回去。你把厝做好了，他說他要自己用了，要討回去，那是不是得搬走。

游：那些人也真絕啊。

林：正是啊！

游：搬過七處，最後才去買厝在現在的地方？

林：追尾(後來)才買舊街這邊。才買一年多就拍好去(遭遇舊街火災)，厝燒掉後，我厝裡(妻子)說搬到台灣去，佢仔五六個一起搬去，我說我不去，我只要在馬祖。後來她搬去台灣半年，佢仔在台灣讀書讀半年，我才出去(去台灣)。我最細(小)的女兒在學校被台灣仔欺負很狠，會打她。我到台灣時，她坐在那裡，叫她也不應，後來跟她講很多話，把她抱住她就一直哭。後來我們就又搬回來，回來時這邊地(舊街)都坪好了，開始要蓋，那裡有三間位處，我一間厝…若講這樣的事，我不便講…，我表弟講你這沒地了，鐵板那個佃海仔姓朱那個，他去縣政府搬出資料，說有我的(受災資料，土地資料)，千把我登記一間。

游：你太太搬到台灣去有待多久？

林：半年。後來他們都回來。

游：現在很好了，小孩都成家立業了，都做得很好了。

林：小孩現在都不錯。我最小的女兒讀書讀到最高，現在生活很好。我(女兒)碧雲很好，兄弟姐妹看很重。

游：你們搬過來馬港做系孟做多久才停掉？去做生意？

林：做7年。

游：那時是因為什麼原因停了？是海(魚獲)不好還是其他原因？

林：那時他們(其他漁戶)沒做了，有的搬去台灣。科蹄澳他們自家人烏柿(人名)、川

佃(人名)都搬去台灣了。船一艘也不知怎麼樣就不見了。

龍：那時是林長青他爸爸當船長，我幾個鄰居叔叔，還有張香倂，在朱興國家旁邊的，都搬走了。

榮：馬祖人去到台灣，台灣人會欺負啊？

游：會哦，會被欺負哦，那時候去台灣，言語不通(馬祖人說馬祖話，台灣人說台灣話)，馬祖人頭頂別人天，腳踏別人地，台灣人壞的也很壞。

林：那時候不簡單啊(不容易)，一般來說，你想惡(兇)？會被打死喔。

榮：被台灣人打死？

林：怎麼不？他們還不打啊？

游：所以那時有幾個馬祖人在台灣，人家說他們做流氓，就是因為被人家欺負，要反抗啊。

林：那時就是一個津沙人最本事，是「青盲林」仔，青盲林是全津沙最慇，他兒子卻是最聰明，做流氓頭，青盲林死的時候，人家包的東西(白包、奠儀等)他都不收，酒辦了 70 多桌(馬祖的喪葬儀式完成後，家屬要設酒席向來吊唁的親友致謝)。

榮：那時在馬祖嗎？

林：不是，那時他們都在台灣了。

游：所以說以前人剛去台灣很可憐。

林：什麼才可憐而已？我去台灣做工，也只有做三個月，台灣人說你做三天就要去休息，休息去把錢用完再來，差點被他們打呢，我跟他們說我是外島來的人，如果不賺錢就沒得吃，他們說不行，只能做三天休息二天，台灣人很壞的你知道嗎。

游：你太太原本就是馬港人嗎？

林：她樓仔頂人，從樓仔頂搬下來。

游：漁業停了之後，你們家做什麼生意？

林：我先是討海，這裡討，那裡討，拖網等也做過，停了之後就去做工了。起厝、做馬路。

榮：那時沒有魚討？

林：那時海太壞了，差太多了。大家都散了。

龍：以前討海都是虧錢，我父親也虧了很多錢，只有去東引討黃瓜時候有魚討才把魚貸還掉。

游：你有沒有去東引過？去橫山過？

林：有。我和他爹(龍之父)一條艚一起去。我船做 8 標，一標 10 張(糸孟)，每人一

張，8 個人共 80 張。只放 40 張下去，有一個耳聾拍了拍我的手，說：我是耳聾的我都聽得到，黃瓜叫得好大聲(黃魚很多的意思)，只放 4 標下去，差點載不下。標一放下去，船轉回頭時，黃魚全部都浮起來，整個抱(很大的一整串)拉起來時，一個人只拉一陣子之後人都拉得累死。要開船進東引(碼頭)，(我們船的)老替(舵長)張香倌去抽煙，完了，船就一下子車到裡去(沒有穩住舵，船被海流帶走，偏離航向)，黃魚已經脫下(從魚網上脫離)6、70 擔了，中倌把(脫下網的)黃瓜反倒海裡，他不甘願(生氣)啊！船車(駛向)石去，後來把碇拋(泊)下去。

游：船開到哪裡去？

林：船開轆(偏離航道)，就好像我們要駛向馬港，會變成開向大陸去。

游：哦，方向錯了的意思。

林：那全看水(海水顏色)，東引那個「水連門」位置(東引的某一個海水區域)，都是黃水(水色可作為方位指標)，到了船駛過去，完了，黃水沒有了(失去方向指標，意即已偏離往東引的航道迷失方向)，後來把碇拋(泊)下去。一直到第二天 11 點，一條大陸船來了，船也沒多大，也只有一個人，我們把黃瓜送給他們 7-8 簍，跟他說：你船駛前面，我們跟著你(帶我們去)，東引在哪裡，他說東引就在這附近。到了東引，黃瓜稱去 100 多擔(漁商買走)。白犬有一艘船，太晚回來，下午 2 點多才回來，(魚商)不要了，黃瓜都是倒到海裡去，有一伢仔哥(年輕人)跑到後堵(後面房間)去，高粱喝二瓶(魚獲沒賣到錢，心情不好，藉酒澆愁)，差點喝死掉！他心間亂了(心情不好)，他說來了幾年了，都沒有中到，這次中到這麼多，居然(魚商)不要，就把所有魚丟到海裡去，整個海面都是(他倒下去的)魚。

游：為什麼(魚商)不要呢？

林：因為時間超過了呀，時間超過，魚過腐了，魚就會有問題，不新鮮了。

游：那時候還沒有冰塊嘛。

林：那時候沒有冰塊。

游：所以那時候是魚從海上打回來，就有人去收購？

林：那時候有冰塊，但你太晚回來，他們不跟你收是可以的，他們冰船在那裡，這邊魚秤了就倒在冰船裡，太晚回來魚過腐了，拿到台灣就很難賣，他們收一擔就蝕本一擔。

游：是台灣人來買的嗎？

林：是這樣的，我們跟台灣人拿錢，是 50 萬，還是 100 萬，我打多少魚就全部給他，像「定販」(契作)一樣。

榮：橫山那裡，大陸船也在那裡討海嗎？

林：早期(兩岸分治時)那時候，大陸船不能攏近，只能拋(泊)在旁邊。去橫山，我這條船送好多東西給兵哥，阿兵哥也送好多罐頭下來(給我們)。後來我去做拖網，一系孟撒下，系孟絆著在鼻鼻(礁石的尖端)，去起來(拆除絆住的魚網)，流到澳裡，給台灣人看見，後面(船後的網)浮起，你說浮到多長去？有房子二三倍這麼長，人站在上面都沒關係呀(黃魚滿網，人都可以站在魚上面)。北竿人一條船打剪，從東引打到南竿還在打，你看有多長？怎麼個打法？

游：打剪是什麼意思？

林：打剪就是魚(和網)一截一截，一截攏起來後拉上來，再攏一截拉上來，太多了。

游：你是說一截一截把網剪掉？

林：沒有剪掉，(原來系孟尾綁起的)從系孟尾(打開)倒出來後，再放下去(魚再進系孟尾)再倒出來。你說有多少呢？台灣人看見我們一叫，船都駛過來，拖網(拖上來的)一次都二載，二載滿滿的，那種假黃魚(鰭仔，雞母魚)一斤 8 塊。

游：在那時 8 塊，價錢還好嗎？

林：還好。我那時一潮可以打到 150-160 萬。

龍：我爸爸在他最後一次打黃魚回來之後把債還掉。還完以後就搬到台灣去。

游：很多人去橫山之後就發財了。以前牛角的「憨馬清」有沒有跟你們買魚和蝦米之類的？他好像是蝦米公司的。

林：牛角澳有二個清，一個「阿胖清」，好像是典運他姐夫還是妹夫，牛角典運老婆是我姑。另外一個(住)在高勢，「哮哥清」。

游：我聽說那時候蝦米公司有跟你們收購魚和蝦米。

林：那時很多呀，跟「倒販」一樣。(那時候大家生活苦)剩下幾天就快要過年了，家裡沒有一塊錢，就去人家那裡「倒販」。我那時放(捕)力魚，一年一個人就拿 3000 塊，那所有放(捕)的魚，都是他收，一條都不能自己賣。

游：這就是「契作」，你所有的生產都歸我，我錢先給你。

榮：那是民國幾年的事？

龍：民國 60 幾年。

林：那時是民國 60 幾年了。

游：所以你這樣做了 7 年下來，別人做系孟蝕本，你是沒有怎麼蝕本的。

林：我沒有蝕本，一角都沒蝕本。我自己討的我自己賣呀，我厝裡都是(把魚獲)擺在他爹門口賣。蝦米拿回來焯(煮熟)蝦飯，我一早挑二擔，就是四筋過來，放在那

裡賣，那時候街上好多人。

龍：從芙蓉澳那邊挑過來？

林：(蝦米)在那邊焯(煮)，也在那邊曝。有二次天幸，碰到一個士官長，雲台山搬下來的，他和我很好，下雨天，別人的蝦米都沃(淋雨)了，我一點也沒沒沃到。我去江(出海)，雨下來時，他一整排阿兵哥，一叫，他們就來把軟簣(竹編的曬蝦米的蓆)捲起來，軟簣也沒沃到，蝦米也沒沃到，他們把蝦米都搬到士官長的房間。我法江一回來，他就把麵煮好，那時用(豬肉、牛肉)罐頭半罐下去煮，很好吃，那時吃很快哇。我也把淡蝦米送給他，他可以帶回台灣送給他叔伯弟(堂弟)、依姑什麼的，我說我和你之間不用客氣的，你就像結拜一樣的。他優待我有夠好。

游：以前有情有義的人還是有的。

林：正是呀！他很有情的這個人。

游：後來他退伍之後，你們還有和他聯絡嗎？

林：後來有寫信過幾次，後來也沒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死掉了，(那時候)他年齡很大了。

游：那那時你還很年輕，他可能就是老士官長了。

林：我那時才 40 來歲吧。

游：以你有沒有圍過丁香？

林：有。

游：圍丁香是在比較近的海邊吧？

林：都是在礁岩邊。圍(漁法的一種)丁香，沈(漁法的一種)白香(又稱白巾)，我才 8 歲就去沈白香。

游：8 歲就能去沈白香？

林：被我叔公帶去的。那時候(生活苦)沒得吃，不管今旦沈 10 擔 8 擔，他都只舀 1 籬盆給我，我沒野講(亂講)。後來七十四軍來的那一年，我 11 歲，我就去做「總幕」(漁船打工)，去抱紮，就可以分一份(漁獲均分後的一份，視同薪資)。

游：11 歲就開始分份！

林：我除了抱紮，還能擋鼓(漁船上的工作)、甩紮(漁船上的工作，紮就是繒的綱)，分一份。早些時他們(大人)甩紮，我抱紮，盤水(漁船進水時將水舀出去)。

游：什麼是抱紮？

林：抱紮是要一人把繒把緊緊的，另外兩個在那裡甩，甩了之後把魚溜上來。

榮：甩一下白巾會掉下來。

林：嗯，甩得好，一下就下來，甩不好，白巾都甩到粉散，繒甩到粉散都沒得下。

榮：都攸作把(黏在一起)。

林：有一個人，他(金龍)知道這人，金木，他說他哥也有沈白巾過，四尾金喜等也都有沈白巾，怎麼你甩白巾和別人不一樣？我說只要你把紮把得好好的，我只要扯一下，白巾就甩下來了。他說別人一直甩都甩不得下。

游：這真是有功夫的，我去年去釣鯪仔，人家都是一扯就下來了，我也提扯了好久才把鯪仔扯下來。討海真的有功夫。

林：討海當然有功夫啊。

游：以前剖簍、裂簍什麼的都是自己做嗎？

林：哎呀，別唸這了…

游：以前做很狠啊…

林：所以才說做系孟蝕本最甚，做得要死還沒得吃。

游：早上幾點就要起床？

林：很早就要起來。

榮：起早做到暝。

林：我們以前就說「起早睏暗」。

游：你在芙蓉澳去去江，也是有(港口)衛兵管制？

林：走路都不讓走，怎麼會沒衛兵？這邊要去津沙要從上勢，從山上偷走過去，海沿不能走啊，他叫「哪個」，你若不應，他一槍就斃過去了，跟你不客氣，他沒有責任的，所以有「水鬼」被摸走，就是這樣。

榮：他若不開槍就被水鬼摸走了。

林：我津沙那邊鼻鼻那裡(津沙海線突出處據點)被摸走二班，頭被拿走二班。一個巡哨的走下去就被掙走了，(據點)都是一班一班的，全部都被做掉了。會嚇死人的。

游：這是真的事情嗎？

林：這本來就是真的事情，沒假的。

游：以前出海要打條才可以出海。

林：正是啊，若明旦出港，今晚就要寫好，如果寫錯了，明旦就不出海了。

龍：如果你晚回來(超過條子裡規定的時間)，第二天也不讓你出海。

林：如果 6 點應該進港，若你 6 點 10 分進港，明旦就扣了，硬硬的。那時候討海很惜快。台灣有一顆星(軍人)來，就不能出海了，門都要關起來呢！

龍：我知道我們這邊管制這麼嚴，大陸那邊沒有管制，到了晚上，他們的帆船都在那

邊開，你說我們叫做「自由中國」說台灣是自由中國。

游：說人家是鐵幕，自己才是鐵幕。

榮：那也是不一樣，這裡是「戰地」。

林：我那時去台北，厝才剛買的時候，樓下有一個人，都是喝酒的人，他們問我你是哪裡人，我說我馬祖人，他說你下來坐一坐，他做一張桌子，喝茶用的，桌做好了，他酒辦二桌請人吃，他很有錢的，他老婆說馬祖人快點下來啦，開始吃了，我抱了一箱啤酒下去，他老婆罵翻了，她說我家裡什麼酒沒有？他這個男人和我很會意(談得來)，吃完後他還要我拿一瓶酒去樓上給我兒子喝。一起玩的四五十人，他都給人酒叫人把酒帶走，台灣人做得這麼有錢。

榮：那個時代台灣經濟開始發達了。

林：那時候他和我食酒攀講，他說國民黨，被國民黨欺負很狠，最壞國民黨。

游：他是台灣人還是外省人？

林：台灣人，都是台灣人。有一個也是姓林，比我大個一二歲，他說，講台灣話就被一巴掌掌過去，這才說被國民黨欺負很厲害，那時候全是用打的。我那時在台灣做工，那些年輕伢仔哥石頭搬不起，他說不行，大石頭怎麼扛？沒辦法扛，有一個比我大一點，我叔伯依哥，他說：大的拿不起，小的沒有用，就這樣一腳把他踢過去。

游：哇，好狠。

榮：所以台北人這麼恨國民黨，看見國民黨就討厭。

林：那幾個一起食酒的說被國民黨欺負很厲害，我說沒有欺負我們，我們怎麼敢說國民黨怎樣怎樣？

游：你那時圍丁香大概都是幾月開始？

林：三月。

游：怎麼看是丁香季節到了要去圍？

林：三月，時間一到，丁香就到礁岩邊了，六月是白巾，圍鯪仔，放力魚。

游：怎麼看得出來丁香已經到了？

林：要看有沒有礁岩，這要有老的老替(有經驗的掌舵者)。他把繒一整張放下去，然後在拔。

游：他會看這個地方有沒有丁香？

林：看是都會看，他們那些老的，有圍過的，他知道哪裡有礁岩，哪裡沒有礁岩。不知道的人，(把繒)放下去，若攸下去，(繒)就扯得都沒有了。

龍：要注意暗礁。

游：你以前討海時，有沒有誰沒注意，被國民黨捉走了去問案什麼的？

林：沒有，這沒有聽過。

游：我昨晚聽人聊天，說船開出去，被吸收成情報人員，說你是漁民，叫你去大陸去做情報工作。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事。

林：我們這邊沒有。有就是鐵板，鐵板有二個去做情報，後來槍斃掉了。在鐵板碼頭那裡槍斃。

游：那時大概是民國幾年？

林：也不記得了。很早啦。

龍：差不多你幾歲時？

林：很早，那時我也才十幾歲，還未結婚。

游：那分幾歲結婚？

林：我很遲結婚，27 歲。

游：以前人都早結婚，你 27 歲結婚算遲了。你和你厝裡是從小做親的還是後來有人做媒人的？

林：我厝裡 14 歲時和我做親，到 19 歲和我結婚。我大她 8 歲。

游：之前有一年，津沙有一條「太平船」從海上漂到津沙，後來津沙人在民國 75 年再做一條船送出去，有這回事嗎？

林：正是啊。

游：太平船是什麼時候漂來的？

林：這都不記得了。那條船到津沙時都粉散了。後來我們做一條船放去(送至海上讓其漂走)。

游：是放去，不是在海邊燒掉？

林：那條船也是粉散了，有這樣的(附身乩童)上來說是太平船。後來我們津沙做一條船，什麼東西都放上去，買了米，堆進去堆進去再放去。

游：我之前聽說，船漂來時，大家看到船上面有米啦、有鹽啦。

林：正是，他什麼都有，我們(做的船)放去時，也是有柴塊斬好好，綁成一整把一整把，米啦，鹽啦，什麼都有擺進去，也做了人仔(人偶)置進去。

游：今年三月份補庫時候，也用紙糊了一條船，拿到海邊燒掉，依你看，這樣合不合適？

林：不知道，這種事情，我們沒做過。

榮：那個太平船是什麼？

游：太平船是我們福州信仰裡面，信奉狀元陳文龍，他是抗元的名將，後來壯烈犧牲了，人們尊奉他為尚書公。

林：船都是放在廟裡。

游：破的那船也是放在廟裡？

林：有，破的那條船沒看見了。

游：你說太平船是放在廟裡面的？

林：正是。

游：北竿尚書公廟就有一條太平船。

林：我很早那時有一條，我沒多大時，那條很早，後來也放掉一條，放在廟裡，小孩子讀書(廟是學堂時)時放在廟裡，等時間到了再放去。

游：津沙以前有誰是做僮身，會上僮？

林：好幾個呀，好厲害。

游：他們說的都很真嗎？

林：很真不會。燭斗(從前的燭斗為木製，上端尖釘狀以便插燭)比這高(礦泉水瓶)，腳可插下去，拔出來沒事情，舌頭割下來(取血)寫字，(做這事時)侂仔哥不准進去。

游：侂仔哥不能覷？

林：侂仔哥看到會說很驚很驚，這樣這會退去。

游：這樣就退神去？

林：嗯啊，才說侂仔哥在一開始的時候，門都要關起來。

游：女人可以看嗎？

林：看都可以看，但不能講話。他還可以這裡踏一腳就(躍到)到殿裡去(廟殿)，可以飛進去啊。燭斗比這高，他兩邊腳插下去，拔起來就沒事情了。

游：這個人是誰你還記得嗎？

林：他已經死掉了。

游：他叫什麼名字？

林：名叫「聖金」，還有「乞食仔」還有「依替」他們三個人都是神明(附身)，他姊姊也是，他四個姊妹得聖金的，他叔叔也是，都是在我西邊山，很厲害呀！那時候有多少人感冒(生病)，都是去他們那裡問(問事卜吉凶)，都是晚上開始做。

龍：品官叔，你那時和我爹一起去橫山討黃瓜時候，回來時候有沒有買東引的酒來南竿賣？

林：有，我有買。

龍：還有一次討到鯊魚，第二天才回來，那次你有在船上嗎？

林：有，那時我還沒到船上(工作)。

游：你說的是什麼政情？

龍：以前到東引捕黃魚，回程時他們會買東引的風濕藥酒那些帶到南竿來賣，結果一上岸時就被沒收，被軍方沒收後，酒就不了了之，我記得我父親被沒收的是最大宗。另外一次就是他捕到鯊魚，鯊魚體積太大不能弄到船上來，就綁在船後面，船在前進的時候有阻力嘛，有阻力船就前進很慢，很晚都還沒回來，每一家漁民家人都緊張得要命，一個晚上都沒回來，船不知道跑到哪裡？結果隔天早上才回來，看到鯊魚，第二天還是不准出海。

林：(鯊魚)這我手上做幾頭，那麼大那麼長的鯊魚，前頭到後頭，用索一個一個吊上來，放在舷沿，先吊在那裡，不然怎麼拿上(船)。那麼大的魚有的很好吃，有一次有一條水殿，我爹下去切，拿一塊上來，全是水，不能吃的。

游：是不是像那種「水哇財」那種？

林：(重量)有一二十擔。我釣裡放的很好(吃)。

游：你自己手裡有討過幾條這樣大條的？

林：有討過二三頭。系孟當到一頭壞的，水淀鯊。釣過一頭，我在拔釣(拉延繩釣的釣繩)，這頭鯊一直跟著，魚一拉上來就被牠吃掉，老替在後面，他把二條網部續起來(釣繩接續起來)，他把魚割了丟下去，就被鯊魚撲掉(搶食之意)。網部本來是放得好好的，但被(鯊魚)收兜去，…收很久…(把牠)牽回來牽到天快亮了，家裡人都嚇死了，那麼長的鯊魚綁在(船)後面，用索一步一步吊上來…

榮：那時候船有沒有裝機器？馬達？

林：有喔！如果沒有馬達用搖櫓的，要搖到什麼時候？要搖半 還沒有到家。

龍：那時是躍馬號漁船。已經有馬達了。

游：有沒有聽說有誰去討海被鯊魚撲(吃)了？

林：有。

游：有聽說過北竿人有被鯊魚咬了。

龍：我父親捕到鯊魚是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民國 57 年，在山隴造船造好後船開回來，我就坐著那艘船回到四維。

游：在山隴造船？就是在漁會那邊？

龍：對，就是在漁會那邊造船，船造好後我就是坐著那艘船從山隴開過來，那是民國

57 年的事，船叫做「躍馬號」，我們馬祖就是從那時起用馬達漁船，大陸那時候還是用帆船，因為從我家那裡可以看到大陸沿岸，他們還是用帆船。

游：以前用的系孟最早是從哪裡來的：

林：大陸來的，七十四軍來之後大陸淪陷了，後來我們這邊師父就自己織了，我那時去做系孟，請師父織了二張。

游：是馬祖人師父？有誰會織？

林：沒了，都去土裡睡覺了(死了)。

龍：我知道有張香佛、我父親，還有莊家莊秉諺他們家族有幾個兄弟都會。

游：會補系孟和織系孟不一樣，織系孟是從頭織到尾，補系孟是哪裡破了把它補起來。

林：織系孟是織一整張系孟。我用的繒系孟都是自己補，我沒叫師父的。

游：那梭也是自己做嗎？

林：一般都是自己做。

龍：那是用竹子做的。

榮：梭的馬祖話是叫「潛」？

林：什麼是潛，不知道。

游：我在浙江買了二隻回來。

林：哦(想起來了)，潛是說把線繞上梭(的動作)，叫做「潛梭」「潛梭」。

游：到我這階段就沒有聽過這個詞。

林：我有聽過：依弟，你幫我把梭潛一把，就是把線繞上去。

游：把線繞上去的動作叫做潛，那東西叫做梭，整個事情是「潛梭」。哦，了解，一個是動詞，一個是名詞。織系孟要用蓁(蔴)，以前我們馬祖有人種蓁嗎？

林：以前蓁都是大陸來的，各種線等都是大陸來的。

榮：有沒有紡線？

林：我奶把線析絲後，捻一下(捻緊，讓線接續)圈放在籬裡，再牽去紡。

榮：線牽去紡，我以前小時候有看過。一直牽，然後一條一條紡。

林：後面是揸在身上，前面是掛著。

榮：把手搖著搖著，把三條線捻成一條線。

游：等於是三股捻成一股，就比較堅固。

榮：線紡好後才能拿去織網。

游：我之前聽過鐵板馮昭安依伯說過「食魚著記…」

林：食魚著記經絲筍，食筍著記南山栽竹人。這我以前聽人這樣講。這幾句話倒底是怎麼樣至今也沒法。

榮：有筍才有竹，沒錯，著記南山栽竹人，做糸孟要用到竹子。

游：打楸時候要竹子。

林：打楸那個用竹是楸堡，楸堡綁好，斗做得很長，放入海裡，然後把它打下去，要有 30 幾人。

游：你以前打楸都是打在哪個位置？

林：也有打江裡(海裡)也有打這裡。

游：你都知道位置吧。

林：知道啊，(海)底下楸地好與不好很重要，如果不好，不用多久就(被浪)衝走，連椿拔走，好的地，可以打(沒下去)得很深，拔不走。打楸壓斗的人要 30 幾人，斗那根很長很長，還有三條藤，一條藤要 7-8 個人拉，再加老替、頭行，繫兜的人，著要 30 幾人。

游：它那竹子很長，如果沒有那麼長的竹子要怎麼辦呢？

林：那個竹子要鋸，鋸成二牽半(人張開二臂的長度稱為牽)。(中)心這條沒有鋸，要鑿洞，索要從這裡穿過。旁邊的竹子要剖成對半。

游：要綁一塊大石頭，那個叫做什麼？

林：那塊大石頭放在斗裡，斗很長啊。開離(深度)30 牽，斗就要 30 牽長。津沙這邊 10 幾牽，斗就要 10 牽。要看水程多深。

游：每年打楸都是打同一個位置嗎？

林：差不狠，大概都在那個位置，從這裡透到西尾江裡。

游：以前這樣海沿，打楸的人多不多？是不是沒多遠沒多遠就一個楸？

林：打楸是一張一張一直打出去。

游：一條船沒有限制只能打一張楸？

林：有，一個人都做 4-5 張，有的做 4 張，有的做 5 張，打出去如果打 30 張，就 6 個 7 個抓鬮(決定位置)，如果 7 個人 7 鬮，再來平均分配，1 鬮配 8 鬮，2 鬮配 9 鬮，就這樣配著。

游：這樣比較公平。

林：公平，好的位置很厲害，好的位置被你都拿去了，別人做什麼？我放釣時，在兜地(近岸洋面)放釣，(魚獲)都要合著(集中各人所釣魚獲，再依所賣得的金額平均分配)。在開地(離岸較遠桌洋面)就各人所釣屬各人的。怎麼說呢，兜地放釣好壞差很多，我

那時放釣，我是頭前，有一個老替，他說我和你二人合著，我做頭前你做老替，合著做你都解決了。會泊(上釣)的時候，一份釣(延繩釣的釣籃)能拉一個大大策滿滿的黃瓜，不會泊的時候，一條黃瓜都沒有。有一趟，我和他合夥，二個人有拔二擔零的黃瓜，別人有的才拔秤把(一桿秤 20 斤，秤把就是 20 多斤)，有的綉釣(把延繩釣的繩和鈎挂上釣籃)都沒法綉釣。兜地放釣都要合起來，有的妖巧(個性古怪的人)的人要各人各人釣，就是老替這個最厲害了。

游：以前分份的時候，老替有沒有另外再加一份？

林：有，有，只有圍繒的時候，老替有抽 3 角(另外抽成)，1000 塊抽 30 塊，算數的時候另外抽起來。

游：以前做系孟記數這個人也很重要。

林：記數在以前會認字的人多半自己記數，算數就要找先生算。

榮：算數的算盤要打得很好。

林：算數是請先生，算一次數多少錢。我們津沙以前 10 幾條船，請人算數每次 100 或 200。

游：你以前有讀書嗎？津沙那時候已經有學校了嘛。

林：我，學校不知在哪裡。那時候生活很苦很苦，連飯都沒得吃還能讀書嗎？我和我奶一起去山上(種田)，12 點轉晝(中午從田裡回家)，學生都放齋(放學)了，我的名字三個字學了好幾年，他們別人不跟我講啊，他說你不去讀書還要問我？好絕啊，以前的伢仔哥。

游：你家兄弟幾個？

林：只有我一個。

游：所以說你不能去讀書。

榮：唐舖仔(男孩子)要力。

林：我小時候過惜快(太辛苦)，我奶行，我也行(跟著母親田)，又沒得吃。蕃薯米臭的煮了，有多苦(壞了的蕃薯剉成簽)？惻慘的苦，如果說有糖可以加，還可以吃，真是苦得難以下咽，(剛吃過)到山頂(田裡)肚子又餓死了。

游：以前你去山頂都是栽蕃薯，有栽別的？栽稻栽麥？

林：有栽別的，都是栽蕃薯，其他什麼都沒有栽。以前栽蕃薯很苦，又沒水，夜裡起來撇幾桶，存著，去栽蕃薯時只能沃一點點。

游：以前蕃薯長不大和沒有水有關係。

林：蕃薯不大呀。

游：以前蕃薯還未大就要挖回來吃了。

林：什麼還未大？一到 8 月，我奶就鋤頭拿一巴，畚箕扛著去田裡挖了，不挖回來哪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呢！到 11 月，人家收蕃薯，剉蕃薯米，我家已經把蕃薯籐拿回家燒火了，哪裡還有蕃薯？早就都挖回到肚子裡去了。沒辦法，以前有夠惜快。

游：到我們這個時代就快很多了。

龍：妳以前有種過菜嗎？

游：有喔，種菜、種地瓜，什麼也都做過，但是做的時間很短，就去台灣讀書了。

林：（對著李榮光說）親家，我跟你說我以前這麼惜快，我這幾個伢仔哥很好。我那時剛搬過來做系孟時，生活惜快，伢仔哥都是用打罵的，我自己知道，沒錢啊，早上拿 10 塊錢給他吃早餐，他只吃 5 塊，存 5 塊起來。才說每一個去台灣讀高中，每個都自己存了萬把二萬去台灣。他說我都只敢吃 5 塊錢的東西存 5 塊下來，你看，苦不苦？

游：那個時代真是苦，但到後來家裡做生意後應該好了吧。

林：後來到馬祖澳做系孟的時候，一點點慢慢就爬起來了，就不用驚了。

游：伢仔哥大了就好了。

林：我跟我厝裡結婚時，丈母娘辦親的黃金和錢，都被我賣掉拿去還人（債），她啼。我跟說妳不用啼，沒什麼好啼，我若敗，妳這一點點給我沒夠敗，我若有辦法，金和錢穩當有。現在，把金給她戴，答我說妳戴喔。

游：對呀，前一陣子看見她，金項鍊、戒指戴著，很好看。

林：正是呀，我叫她戴，她說，我現在也不想戴了。那時她啼，我知道呀，她娘奶辦親的東西被我拿去賣，沒辦法呀，欠人家錢，年兜了，是不是要賣了還人家錢？

龍：以前利過高了。

林：借 1000 塊錢，不知借幾個月，借 1000，還 3000。那時會驚死喔。

游：現在我們說些愉快的。你以前討親時候，扛轎從馬祖澳斬到津沙，你從哪裡請的轎子？租的還是借的？

林：轎是鐵板（租）的，這個人也忘了是誰，太久了。

游：以前轎租會不會貴？

林：不會貴，以前是租未狠錢。

游：以前從馬港扛到津沙，很吃力耶。

林：那是都是我們自己的角色（人員）啊。都自家的親戚自家人朋友等，那時也沒地方

請。我們就請他們食(喜)酒。這樣，今天晚上印轎，印過去再回來津沙食暝，有的印到女方家，女方家就留他們食暝。

游：以前轎是從廟(天后宮)後頭走過去嗎？還是另外有一條路？

林：就是從廟這條路走。

游：哇，這樣扛轎一路擺過去，你老孃…

林：扛到一半(路途)，我們又有一批人接手。路這麼遠，很多個人在交替扛。

游：你結婚時，你爹媽都在嗎！

林：我結婚時我奶歿了，我爹 69 歲老去，我奶才 49 歲老去。

游：你奶以前有沒有纏腳？

林：冇纏腳。

游：沒纏腳才能去山頂。

林：我奶都在山頂做。

游：以前津沙應該水很多啊，我們從津沙公園下去，不是有溪？應該都有水？

林：那時候慙，水是很多水，不會開水井呀。有一個人也是我自家人，去雲台山擔一擔水下來，到宮(天后宮)後頭時，索斷了，不知道有沒有啼，但二腳桶子都甩掉，搬走，是第一快(最早)全家搬走的人，搬到台灣去。到廟後頭了，桶索斷去，你看，去雲台山上面去擔一擔水下來，有多遠啊！惜快啊。以前不知道開水井，到後來，隨便開下去都有水。以前人不知道啊，你看津沙幾百人水井不會開，沒這種腦。

游：現在廣場那個水井是不是阿兵來時幫忙開的？

林：冇，都是我們百姓自己開的。是從來一個阿華出式的(出式是出點子之意)，阿華是福清人，福清哥他上門(被招贅)津沙來，他說都沒水怎麼做？後來民防隊集合，他做村長，他說從這裡先開進去，開沒多深，下面就有水了，後來開再深一點，有多少水出來知道嗎？幾部馬達放進去打都不會涸去。剛開進去時水有點鹹，現在不鹹了。他時候四處開進去都有水。

游：津沙應該是水源最多的，你看那山坳坳的地方就是水源的地方。

林：山有這麼陡，下面一定是有水的。從前人腦不夠好。

龍：我家那邊，以前旱災時都是跑到儲水澳那邊挑水，科蹄澳走這邊小路到儲水澳挑水，然得到夫人村靠海邊那裡挑水。

林：儲水澳那邊，津沙人過多了，都是到那裡撇，撇了之後拿回家澱，澱清了之後拿來煮飯。

游：你原來住的地方叫西邊山，李開柄住的地方叫東邊山。

林：對，我們叫這片山、彼片山，東邊山、西邊山，下面叫澳中，還分彼片角、這片角，村公所那裡名叫溪裡。

游：那時候是有一條溪！

林：嗯，那時候溪裡才幾主人。

游：以前是兩邊山比較多人嗎？

林：我們西邊山人比較多。

游：聽說以前做大水時，海水會沒到上面來？

林：（兩邊）沒法過（無法通過），從西邊山下來無法過去（東邊山），溪到很深去，海水高時（漲潮）都沒到村公所那裡，做風颳時，水都到裡面去了。

游：所以，澳中那邊本來沒有地，是後來沙堆積之後變成地了？

榮：那時是民國幾年啊？

林：後來做了城牆（防波堤）時候，（才有土地）。以前津沙很多沙，做系孟仔綁樁都是在沙上綁，現在要去哪裡綁？沙都被拖光了，海底變成很深。

游：以前阿兵哥來的時候，各種建設，都是來這裡拖沙蓋碉堡、蓋房子。

榮：都幾十年了，這樣跟你聊天，你就都記得。

游：是啊，都記得很好喔，你今年幾歲啦？民國幾年出生的？

林：27 年，今年 83 歲。沒有用了，

游：不會啦，你體格還很好的，這種年紀就輕鬆一點過日子，快活一點。

林：日子現在可以過了，倪仔哥都做很好了，就沒關係了。

游：身體顧好好的。

林：身體顧好好，沒食很壞。

游：是因為天氣熱，胃口不好。

林：是啊，大部份東西都沒法吃。他（指李金龍）去找我，我還在園裡。

龍：他還在挑水呢。

林：想做就做一點，沒事情做了嘛，在家裡待不住，以前做事的底，在家裡坐不住，都要去山上逛逛，才能過日子，倪仔說，你不要去做，在家裡躺著看電視就好，我說，如果躺著就去了，我這樣出去做做事情，回來酒啜半盞，多鬆快？

游：你都是喝什麼酒啊？

林：高粱酒摻舒跑。

游：這樣好喝嗎？我第一次聽到這樣喝的。

林：我高粱沒斟沒有多少，舒跑多一點，沒有什麼酒味，只是過癮一下。

游：你做後生時候，酒食多不多？

林：後生時候最多也只喝一瓶，那時在芙蓉澳做系孟做壞了，都沒食飯，後家在這邊馬祖澳，都是去那邊店裡酒買一瓶，啜了之後馬上就又要去江了，就是這樣體格做壞了。我以前都替人下江，開片岸。

游：開片岸最遠開聽多遠？有沒有開到大陸那邊去？

林：開到好遠去喔！要開幾點鐘。都在那頭，靠台灣那頭。跟你這幾個也講不清楚，開到北竿過去，石犬、獅抱(島礁的形狀)去，你看著開多久？

游：北竿還要過去喔！

林：(在海上)看北竿，他那裡山頭，一塊山，鼻鼻平平的，船駛到去靠近它叫做獅抱，你看要開多遠。

游：哦，那是一個角度，船航行中在這個角度看是兩個分離的島，船再前行就是不同的角度，看起來就兩個島就一起了，所以他這個距謝是很遠的。

林：駛船都在清晨3點多4點就開頭了，開船有時候看星斗，這粒星斗到哪裡，羅經這裡怎麼走。有一趟和你爹(指李金龍)一起去，香俤只是去點一支煙仔，羅經就打倒頭了。羅經第一厲害。

游：那時你們都有用羅經了？

林：都有用羅經，開始起都有用。

榮：鄭和下西洋就有用了。

林：羅經著看準準的，你若去拍魚籠，一下子就轉掉了。你看看這裡只一條線，天下差一半去。我有一趟，我們幾個頭行的一起攀講，津沙一個老替駛出去，駛到山隴被輪輪(打轉)，又在津沙，我們幾個頭行一看，要死了，這塊礁仔不是津沙礁仔嗎？怎麼又到津沙了？

游：海裡流水把船又流過來了。

林：銜拍在那裡固定的好找，你若去收釣(分心做事)，花(記號)就沒處找了。

游：你勝的銜是什麼？

林：銜是說，系孟一張一張拍在那裡，這叫做銜。

龍：讓人看得到。

林：是說銜就是在那裡了，船這樣開過去，你這裡羅經60(度)，都要看準這60，才能夠靠斜，斜一點點，你若是一斜過去(斜太多了)就被淪去了，看不到(銜)了。

游：放釣就沒有銜？

林：放釣才是第一厲害。放釣那個花只有二個尾尾放上面(海面)，一刺過去是不是都看不到了。

龍：我記得是有插一根竹子，上面綁一個旗(做記號)。

游：其實以前人的智慧還是很厲害的。

林：現在年輕佻仔哥都不知道了。你叫他圍繒怎麼圍？

龍：圍繒要用舢舨仔。

林：你看像做系孟，舢舨仔綁樁，(樁是)四角的，你叫年輕佻仔哥去綁看看。年輕佻仔哥也不會去學這個，這種死事最壞了。

游：討海辛苦事，福沃林宜水就說過：『來的來，去的去，蕃薯籐配丁香鮑，圍丁香是絕做』沒賣得多少錢，都做得半死。沒得銷出去，不像現在可以賣到台灣去。

林：沒得生活啦。和你爹(李金龍之父)一起(工作)，就說科蹄澳有一個邦啞，他在科蹄澳只有在那裡有沒有石啄(石狗公)釣幾頭，他會做什麼？

龍：只知道做餅啊。

林：做餅，後來他丈奶把他叫下來，他丈奶搬到鐵板去，我也在他丈奶那裡做一年。

龍：馬港那個邦啞，是我叔叔。

游：我有在你們家的地契上面看過他的名字，陳邦啞。

龍：他的媽媽是程發利的姑姑，程發利的祖母是他(邦啞)的岳母。他去那邊學做早餐的油條、馬耳、火把之類的，後來他就發財了。

林：邦啞搬下來的時候，我就來馬祖開店，自家開二年，哇嘎，邦啞老嫗那個，我做的火把，很酥的，夏季做的火把有功夫啊，他做的不酥，賣沒有人要，人家都是到我這裡買，他老嫗咒啦啼啦，我說快停了，不要做這種事(做生意)了。

游：以前鄉村小，就是這樣(生意競爭)了。

龍：我小時候拿菜下來賣，就去他那邊喝一碗豆漿，油豬(油炸的麵團點心)一個5毛錢，馬耳一個1塊錢，還有馬蛋。

林：油豬，做過簡單的，板板一片，拍過來拍過去，丟入(油)鼎炸了。最厲害的是油炸鬼，油炸鬼要看天氣呢，南風、北風發的濟是不一樣的。

龍：有時候發不起來。

榮：是油炸鬼還是油炸粿？

游：正確應該是油炸粿，但鬼和粿的馬祖話發音都一樣，就通用了。

林：現在油炸鬼好做，現在只要用「阿摩尼亞」。我們以前要用4-5樣東西。

游：濟裡面要用那些東西讓它走胖(發酵膨脹起來)？

龍：現在還記得怎麼做嗎？

林：記得也沒有那種秤了。那種小小的秤。

游：秤金子的那種秤，厘戥。

林：那個是稱一錢二錢用的。做一般都會做，但人餓死啦(賣不了多少錢)！

游：你們津沙以前有人做線麵嗎？你有沒有看過線麵怎麼做？

林：邱和善他自己手上有做過線麵。津沙有二個兄弟哥做線麵是東岱搬出來的。

游：你從小有聽說過或見過馬祖的「病吐瀉症」(霍亂)嗎？聽說要了很多人的命？

林：很久了忘記哪一年。什麼有沒有見過？我家裡就去了好幾個人，我公、我嬭、還有我叔，還有我姑、我姑丈。會叫耶(認為是鬼在叫)，門都不敢開，叫誰的名字誰就死了。去圍鯤仔，鯤仔艚先回來的，就完了！

游：這麼快速？

林：很快，(那時)死掉很多人，都死到雞都不會叫了(比諭情況很糟)。那時我大約 7-8 歲吧。

榮：差不多民國 35 年。

林：我全家只剩下我爹一個，他要熬茶(中藥)，所有東西剖掉(當柴燒)拿去熬茶給人家食。一叫就走了，一叫就走了。

游：是誰在叫？

林：鬼在叫啊。鬼會叫人名，一叫就走了。

榮：所以晚上不能叫人名，會被鬼聽到，這是傳統的禁忌。

林：津沙有一個人去討海，人家叫他名字一直叫都不應，等到了身邊才說「來了」，被人家咆(被罵)。

游：那時沒有醫生，沒有藥可以醫，所以能活下來的都是有福氣的人。

林：像我們現在活到 8-90 歲，放在從前人就是二世了。

榮：以前人 50 幾就算上壽了。

林：台灣人來馬祖玩，金木仔那個跟人家講民國 38 年的，我坐在那裡不好意思笑出來，他知道 38 年什麼事？兵哥來這裡，38 年什麼事體他知道嗎？也講得好好的給台灣人聽。38 年，幾月，我現在忘記了，有一個晚上，有 6 個人到津沙，他們從西邊山這邊過，馬祖澳過來，他們的船從馬祖搶上來(登陸)，6 個人來，把我家門推開，我叔公在隔壁睡，我和我奶在這邊睡，哇噯，哪裡來的人，他們講的話我們怎麼聽得來？兩個聲，我們怎麼聽得來？我那時豬仔養一隻，都用野菜(青芋蕨)切了和臭蕃薯米煮一桶，放在門口涼，涼後第二天早上要給豬吃，6 個人到

那裡被吃掉了半桶。穿著草鞋，破爛的衣服…

游：他們有帶槍嗎？

林：有喔。他們和我講話，用手比來比去。後來等個把月後，就有東西吃了，大陸艦來整載的東西來了。

游：等於那 6 個人是先行。

林：他們是先來這裡。那時山裡都還沒有動(建設挖坑道等)，都是睡在百姓厝裡，後來才做了碉堡，兵哥才搬走。碉堡做在海沿，所以這裡過去海沿都是厝(碉堡等軍事據點)。

游：那時兵哥來這裡也是惜快。我們百姓惜快，他們也是惜快。

林：百姓也是沒得食。

榮：74 同是在馬祖澳這裡上候的嗎？

林：一定是在這裡上岸。

游：後來那 6 個人就是住在你們厝裡？

林：是啊，後來來了一排的人。那些廣東仔很好，他們看到我們家很惜快，到 40 幾年吧，派了兵哥來幫我們掘園，時間到也要種蕃薯，排長就派兵哥來幫忙掘園，那時候他們有後食了，我們都還要吃他們的了。有一個排長很好，叫伙伕飯煮好後先舀一缸放在房裡，拿下來給我和我奶食。那時兵哥有後食了，衣服也換了。

榮：那時美援來了。

游：津沙還很多人奉教(基督教)，那時有人到你們厝裡叫你們奉教嗎？

林：我厝裡是奉教，後來這幾年就沒有了。

游：你自己津沙那邊有奉教嗎？

林：我沒有。津沙有很多人奉教，後來都反教了。

龍：晚餐時間到了，一起去吃飯。

林：不要了，要回家了。

游：有空常來社協坐坐，和大家攀講。

龍：回憶以前的事很有趣味的。

陳再祥先生訪談逐字稿

時間：109 年 9 月 10 日 17:00

地點：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

受訪者：陳再祥

主訪者：游桂香 協訪者：李金龍、李榮光

逐字稿轉譯：李榮光

問：大哥，你們家是做什麼的？

答：我們家都是做園的。

問：你們家以前有找海嗎？

答：我爹以前是走“錨纜”，我懂事後（現年 60 多歲）就沒有走了。

問：以前走“錨纜”主要運什麼？

答：以前日據時代主要走台灣，運些日用品和零星貨物到台灣。當時台灣沒什麼人，日本撤退的時候，很多空房，誰只要隨手寫個字條貼在空房的門上，這房子就是他的了。幾塊銀元就可買到一間房子。土地也很便宜。

問：台灣運什麼貨去大陸？

答：台灣主要是米、白糖等。從馬祖去大陸，主要運魚獲，老百姓也有坐船去大陸玩。

問：你小時候馬祖有種稻谷嗎？

答：沒有聽說過，只有種番薯。但有種鴉片和茭白筍，就種在現在“超群麵包城”後方。

問：你祖籍是哪裡的？

答：大陸連江瑯岐。

問：開放後有回去尋親嗎？

答：有跟團隊一起去，沒有很認真去找，恐怕也沒什麼親人了。聽說鐵板有大陸人來尋親，還捐款蓋廟。

問：看你的地契，你們家以前地還不少？

答：我們家以前地很多。這附近、夫人村、曲蹄澳都有。以前的面積是算地瓜苗數量的。

問：以前你家這麼多地，你有幫忙種嗎？

答：我沒幫忙。種地都是我爹的事。“番薯米”是那時的主糧，收成後放在“糧倉”裡。我們家“番薯米”很多，我母親經常分給別人。

問：你們家以前有做酒嗎？

答：有。還留下很多酒罈，後來房子租給修車廠，酒罈也不知被搬到哪裡去。

問：你的房子是什麼時候蓋的。

答：大約民國 80 幾年。

問：你家隔壁的馬祖日報社舊址以前是做什麼用的？

答：聽說是林義和的司令部。當時林義和叫我爹參加他的隊伍，把司令部做在我家，但我爹沒答應。後來土匪就把隔壁翁家的房子燒掉，從大陸運來石頭重新蓋起，作為林義和的司令部。

林義和 30 幾歲就被日本人“碇海”淹死。聽說當時在夫人村有個女秘書中意林義和，但林義和不喜歡她，這個女秘書就把林義和出賣了。

問：林義和當土匪的時候有騷擾鄉里百姓嗎？

答：沒有。他主要打劫從馬祖海域經過的商船。我們家和林義和還有點親戚關係，我知道我有一個堂姐家到他的家族裡。

問：你有幾個兄弟？

答：我是獨子。我母親坐月子的時候因為喝了冷水生病去世。我是津沙保姆養大的。

問：你幾歲才回到馬港？

答：忘記了。沒有多大。

問：後來你爹有續絃嗎？

答：沒有。因為我爹身體不好，年紀也大了。那時人都很窮，日子都將就著過。我小學畢業就到台灣打工了。

問：那你家房子有人住嗎？

答：有個叫“耳聾”的做餅師傅也沒經過我們同意就搬進去住了。他做的繼光餅也蠻好吃的。

問：你孩子在台灣上班嗎？

答：現在小孩都喜歡在台灣，對馬祖沒興趣。還到澳洲去半工半讀現在 30 幾歲了。

問：你馬祖的地契都交代你兒子了嗎？

答：也沒什麼地了。以前中正國中小操場上面都是我們的地。現在的馬港圖書館地也是我們的，現在政府只給一點租金。以前圖書館上方有人在做舢板。

問：你知道誰會做舢板嗎？

答：也忘記了。以前馬港到珠螺沒有路。之前曲蹄澳也有造船、補鼎的。

問：你小時候有遇到大的颱風嗎？

答：有聽我公和我爹講過，舢板都被吹到現在的公車站。林義和有準備在馬港建碼頭，建了一半就被日本人淹死了。現在大潮低潮時還可以看到林義和建到一半的堤壩。那個堤壩如果做好可以當遊艇碼頭，港灣的浪也會變小，可以發展水上遊憩活動，對馬港的觀光產業很有幫助。

陳美金老太太訪談逐字稿

時間：109 年 9 月 10 日 15:00

地點：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

受訪者：陳美金（劉用祿母親）

主訪者：游桂香 協訪者：李金龍、李榮光

逐字稿轉譯：李榮光

問：依姆妳是清水嫁到馬港的嘛，妳那時候幾歲結婚的？

答：我 17 歲就結婚了。

問：舊時候依伯是做什麼的？

答：找海的。

問：妳們是做細罷奶定婚的？

答：是的。

問：妳有幾個妮仔？

答：四男一女。

問：最大的男孩多大？

答：今年 65 歲了。

問：妳嫁過來後就幫著做事情，做什麼事？

答：我家以前做“開爿岸”

問：妳結婚是扛轎來的？

答：是的，從清水扛到馬港。

問：您今年幾歲了？

答：84 歲。

問：那 17 歲結婚時是民國 42 年。嫁過來後都做什麼？舊時候在外家做什麼？有沒找海？

答：小時候我孃家在鐵板，她是纏腳的。我都過去幫忙看小孩，曝丁香魚等。我祖上是大陸瑯岐，鐵板的葛粉包（馮昭仁）；津沙仔妹（陳仁理）都是瑯岐的祖。

問：馬港姓劉跟中壟姓劉有關係嗎？

答：有。比較疏一點，我們說是上厝和下厝的關係。就像馬港和曲蹄澳的關係一樣。

問：您清水外家以前比較富有？

答：舊時候田地多的就比較富。後澳里陳和林都是大戶，當地嫁女兒有句順口溜：“陳

和林，沒得尋”能嫁到這兩戶人家，算是嫁到好主。

問：清水周姓來馬祖比較遲？

答：是的。周家剛來比較窮，都住“草寮”，每逢下大雨就會到我們家“廳中”躲雨夜宿。我嬭有五個女兒，都是嫁好主。我嬭外家是夫人村。

問：聽說夫人村有被土匪奪過？

答：有。

問：妳厝找海都找什麼海？

答：主要是蝦皮，三、四月後就開始放簾。捕的是鰺魚、黃瓜等。我們家以前是老闆，和幾個鄉親合夥。夥計是白犬、北竿請的。

問：妳厝什麼時候沒有再去找海？

答：阿兵哥來了以後。那時出海管制很嚴，超過時間回來就不准把魚獲抬上岸，有時整船的魚就倒在沙灘上不准拿回家。以後就做不下去了。別人都說國民黨怎樣，我講國民黨要拿去剷。

那時我們雖然當老闆，遇到天時不好，要先照顧好夥計，好的魚要先留給夥計，老闆娘自己吃小魚。

問：我們依伯什麼時候過世？

答：54歲就過世了。脖子上長一顆瘤，就沒治了。

問：妳厝什麼時候蓋的？

答：以前只有舊街，民國65年才蓋新街，那時幾萬阿兵哥，生意太好做了，碗箸都不夠。有時就用桶裝上，讓阿兵哥提回去自己去分。

問：馬祖街的人什麼時候開始搬到臺灣？

答：大約民國64年。那時是聽說共產黨來了，會把東西都搶走。整條街就剩我一戶，錢太好賺，真的是錢用擔擔。

問：妳那時為什麼不搬到台灣？

答：當時我是想台灣那麼大，我們又不識字，不如在馬祖幫阿兵哥洗衣服也可混口飯吃。再說馬祖很有錢的人也還留在媽祖，覺得也沒什麼好怕的了。。後來政府允許在田地上蓋房子，所以就蓋了現在的房子。

問：現在妳厝幾個小孩都很好了。

答：還可以，都是吃公家的飯。

問：主要是妳厝仔樹好。

答：現在後代子孫發展的都不錯，都是吃公家的飯，捧鐵飯碗的。

問：以前誰家先開始做生意？

答：最早是舊街那邊先開始，後來新街也開始。我們家是“大宅小鋪”。

問：那時生意好不好？

答：生意太好了，運補的船一來，都是阿兵哥。

問：做生意的店家之間會不會有競爭，吵架之類的事？

答：別的村莊不知道，馬港好像都沒有。每家生意都忙翻了，哪有時間計較。

問：妳厝起野大，什麼時候蓋的？

答：是馬祖蓋機場時候（民國 87 年）蓋的。幸好蓋機場有重型開山機械在馬祖，我們家開挖時發現後山都是大石頭，後來拜托蓋機場的老板，用挖機場開山的機具，每天工具租金 1 萬元；工資 6 千元。那時生意很好，每天都有 1-2 萬收入，賺的錢剛好剛好第二天還給挖地基老闆。

問：蓋了多久？

答：前後蓋了 4 年左右。當時做機場的老闆不想做，說挖石頭的成本太高，壞一支鑽頭都要 8 萬到 10 萬，還要到日本才買得到。因為那時做生意錢太好賺，登陸艦一來，都是兵哥。所以我就答應老闆鑽頭壞了我們賠。當時挖的石頭亂倒會罰錢，我們就想辦法偷偷倒在清輝樓後面，每天倒完就用草蓋好，以免被人發現去報告政府，會罰很多錢的。當時很多人看到宅基地上那麼多大石頭都勸我不要蓋了，但是我們還是蓋了。石頭挖好後再請人蓋房子。這個蓋機場的老闆人很好，現在北竿還有工程在做。我都交代倪仔哥有遇到他一定要請他到我們家吃個飯。整個挖地的過程都很平安，都是託媽祖婆保護。開工前我們都會去拜媽做，求平安。

問：妳娘家在清水，不是都信基督教嗎？

答：我娘家奉教是我嬪開始，當時我嬪生病才去奉教，把家裡的祖宗牌位都除掉。我叔父、嬸嬸都奉教，但我爹沒有奉教。我嬪老去的時候也沒有按基督教舉行葬禮。

問：那時清水還沒有教堂，是怎麼傳教的？

答：都是牛角的依乖，他媽媽我叫姑婆，和我依公是親兄妹。他們信基督教是從大陸傳回來的。她只生一個女兒，依乖是入贅的。我姑媽女兒現住在板橋，已經 104 歲，會識字。

問：馬港以前有“人家齋”（學堂）嗎？

答：我嫁來就沒有見過，聽說曲蹄澳上面有。西尾應該有。李金龍的姑丈，劉用祿要叫伯父。李金龍的姑姑很漂亮，裝扮很整齊，穿“一九藍”布做的衣服，裡面穿白襯衫，纏腳。金龍的依嬪以前開鴉片館，像現在打電動的店，很多人來往。林

金官的外嬪也是開鴉片館。

問：金龍姑姑後來有嫁劉用祿伯父嗎？

答：有。是在大陸筱埕結婚。我公公當時花 100 塊銀元向春妹的祖母買了一間房，就是給金龍姑姑住。金龍姑姑當時跟西尾林義和一起的年輕人去大陸玩，遇到大陸淪陷，就回不來了。我大伯後來離開馬祖到台灣，也去金門當兵。金龍姑姑聽說嫁在福清。後來春妹從台灣回來希望贖回老厝。當時我叔公主意，春妹花 100 元台幣就把老厝贖回去了。

林義和（生生利）當時非常有勢力。他有個舅媽跟李福子係通奸，被林義和用竹轎扛到西尾，放在小船上沉到海裡淹死。很多人都說林義和不該把自己的親舅媽淹死。當時我叔公在林義和手下當警衛員。

講起林義和這個人，當時日本人要捉他，我伯父勸他趕快逃到大陸去，那時他的勢力在大陸連江都很強。但他說，我不能逃，日本人抓不到我會找老百姓麻煩，我寧可一個人死，部隊讓他解散，日本人就不會害老百姓。這樣可保地方老百姓平安。

問：以前妳嬪有教妳拔草藥嗎？

答：有教一些。像金銀花、天青地白。

問：以前你有去山頂找柴嗎？

答：那時我們算大戶人家，很少去山嶺找柴。我們家有柴埕，我有去割草。柴草不夠燒，多是從大陸筱埕、定海買柴片燒火。

問：妳小時候有學做花嗎？

答：有學織羊毛衣，我嬪教的。我母親是大陸梅花人，我舅舅後來也回梅花去。

問：馬祖有外地人葬在這裡嗎？

答：在媽祖像路下有幾個墓地，傳說是被林義和槍斃的，幾年前有大陸人來把尸骨撿回大陸去。聽說是山隴舊村長（已故）知道這事帶他們去的。還有一些是國軍的老士官，他們都有墓碑名字。

問：以前馬港有梅花人嗎？

答：沒有聽說。

問：以前媽祖巨神像下面挖土坑你知道嗎？

答：我們知道，小孩子都有進去玩，可以通到曲蹄澳，下面通到海邊。就是現在的祈福坑道。

問：妳嫁過來就有媽祖廟了嗎？

答：有。我嫁到馬港就蓋了三次廟。我沒嫁過來林義和手裡就蓋了兩層樓的廟，二樓有露台、欄桿，是美人靠，很漂亮。國軍來了以後在廟裡煮飯，失火把廟燒了。

問：妳母親有纏腳嗎？

答：有。以前馬港非常鬧熱，起風的時候很多商船、漁船都來馬港避風，也有香港人來拜媽祖，他們也有向廟裡捐錢，比現在鬧熱多了。這都是聽老人們說的。

陳雪金女士訪談逐字稿

受訪人：陳雪金 主訪人：游桂香 助訪人：李金龍、李榮光

訪談地點：南竿鄉馬港社區發展協會

訪談時點：109 年 9 月 10 日

逐字稿轉譯：李金龍

游：大姐好，請問您今年幾歲了？

陳：民國 35 年出生，今年 74 歲了。

游：妳結婚時抬轎子過來的嗎？

陳：民國 52 年嫁來馬祖村，轎子從梅石抬過來，快到村莊時被轎夫擺轎擺的我要死掉，我氣的用腳踢轎子。以前人去唸書經常會被留級，我那時候 9 歲去讀書為了去跳舞也被留級一年。

游：您結婚時穿什麼顏色新娘服？

陳：穿全紅色新娘服有點像棗紅色，我現在還保留到。

游：您結婚有沒有請伴房嬭？

陳：有。

游：那裡請的？

陳：鐵板請來的長的很漂亮，好像是王長宏太太的祖母。

游：您是從小訂婚的還是父母為您訂婚？

陳：我 10 歲時候訂婚。

游：那幾歲嫁過來的？

陳：記得 17 歲嫁過來，以前都是很早就嫁人。

游：我們現在從結婚開始談起，您穿新娘服是買的還是自己縫製的？

陳：自己縫的，我伯父會做衣服，我都是偷偷地跟他學，看到伯父離開去山上，我就偷偷去踩那個裁縫機，偶而倒踏時線斷了我就跑回家。伯父回到家時一看就知道這一定蓮蓮（我的小名）做的。

游：您的小名叫蓮蓮？

陳：我的小名叫雪蓮，後來不知道怎麼改就改成現在的名字。

游：您是家裡最大的小孩嗎？

陳：沒有，我哥哥大，三位哥哥都已去世，我姐姐今年都已 80 歲。我大哥的女兒今年都已 70 歲。

游：您家裡兄弟姐妹很多？

陳：很多哦，有十個人。

游：衣服是伯父裁縫的，那新的芭花(新娘頭上披著的紅布)是誰做的？

陳：芭花是我自己摺的，是用紅布把它一摺一摺摺起來的。

游：結婚時候有拍照片嗎？

陳：那個時候沒有拍照片。

游：轎子是前一天男方家抬到您家？

陳：轎子是前一天由轎夫抬過來後人就先回去，第二天早早轎夫就過來。

游：以前步道很窄抬轎子是不是很難走？

陳：那時也是有馬路，不過只有部分路段是鋪水泥。

游：轎子由梅石抬過來要 2、3 小時嗎？

陳：不用這麼久，大概要 1、2 小時。

游：轎子在路邊沒有擺，到村裡才開始擺？

陳：我記得很清楚，就在快到現在的中正國中小後方開始擺轎子。轎子還是到中隴租的。

游：那個年代租轎子大概需要多少錢？

陳：這個我也不清楚。

游：聽山隴人說，那個時候龍眼乾穿 36 個掛在脖子上，也有說黃曆要別在身上？

陳：我沒有聽說過。

游：結婚拜堂前有看過新郎嗎？

陳：結婚前沒有看過，結婚當天辦喜酒，我眼睛斜過去看了一眼，第一眼心想完了，也不是說長的帥不帥，那是我當下的感覺，好像磁場不對。雖然是父母媒妁之言，我也曾經反抗，三天就跑回娘家不回去，跑到現在的神農山莊往上梅石附近哭，最後沒辦法還是要回去，這也是那個年代環境無能為力。

游：那是民國多少年？

陳：民國 52 年 11 月 21 日。

游：10 幾歲的少女情竇初開，總是希望遇到喜歡的人。

陳：那個時候心裡面有欣賞的人，但沒有辦法。

游：大姐現在也過的很好，越老越漂亮。

陳：現在過的是自己的生活，我就知道活在當下。

游：大姐會唱歌會跳舞好像是天賦。

陳：小時候張學良校長，我記得清清楚楚，在梅石我唸四年級，校長為了要我跳舞把我留級一年變成三年級，五年級我就到復興村中心國小去唸書。

游：從梅石要走到復興村去唸書？

陳：沒辦法，那時候小孩子一路上都是邊走邊玩，到山上摘榲桲、琉球薔薇等野果吃，回到家都到快天黑了，

游：琉球薔薇野果摘了怎麼處理？

陳：果實被毛碰到皮膚會癢，都拿去把毛洗掉，再把果實籽籽挖掉拍碎用糖醃製。那年代多數家庭沒有錢買水果吃，小孩子都是去摘野果。

游：小時候家中有養豬種田什麼的？

陳：有啊，我爸媽有在養豬種地瓜等，我家環境還算是不錯，上面有三位哥哥他們都會賺錢。我爸爸身體很好也有出海補魚，夏天我家門口都擺好幾桌，網到鯷仔回來，我媽媽都要蒸飯煮菜給大家吃。記得6、7歲時候阿兵哥穿草鞋來，白米飯掉在地上，我用鏟子耙起來給雞吃。穿草鞋到海邊不會滑，在那個年代很多家庭都會編製。我二哥手藝很巧。

游：那時候鯷仔回來後要怎麼處理？

陳：拿去蒸，蒸好後晾乾，天氣好的話只要一天，再把中間骨頭剝掉。

游：有沒有拿去賣？

陳：有啊，還有捕蝦皮，我爸爸跟我哥哥三個出海主要的魚獲。另外也有用魚鈎延繩垂釣，魚鈎掛的魚餌是用白帶魚切成一片一片的。沒用完的魚餌，也是非常美味的一道海鮮。我家還有做墨魚籠，墨魚切片的餌也是很吃。我家環境算是不錯，我父親也有一點錢，三天二天借給別人，獲得一些利息（那時候利息很高，3分利），也叫我記帳，這位多少那位多少，然後利息算一下，所以我爸爸最喜歡我。

游：您是住上梅石還是下梅石？

陳：上梅石，從現在的神農山莊對面往下走。

游：那個時候上梅石的人口多不多？

陳：很多戶人家，下梅石走到上梅石那條階梯小路還是我伯父（陳財文的爸爸）鋪的，他做好事哦，修橋鋪路都是他做的，上次地區誰還寫了他的一篇，他的家境是比較好些。我母親是夫人村葉子長的姑姑，我大嫂是對岸連江定海人，天旺媽媽也是定海人。

游：林枝官是不是也住那裡？

陳：他家在我家下面，後來也在下梅石買了房子。

游：張春寶家也在附近嗎？

陳：他家比我家更高，是上梅石最高的，接著下來就是陳天旺的家，再下來就陳大哥、我家，下面還有很多家。我大概 22 歲時候，在馬港上坡軍用大卡車（交通車）發生車禍一直往下退翻車，死了好幾位。我當時大概 20 歲左右，回娘家也坐在上面最裡頭，車禍時被壓在最上面毫髮無傷。

游：您結婚前有沒有來過馬港？

陳：有來過馬港，肯妹叔叔住在馬港。

游：您那時覺得馬港給您的印象跟梅石比較起來？

陳：馬港當然比較熱鬧，以前只有一條街，那邊蓋的光武街早期是田地、馬路。

游：但是早期梅石也是很熱鬧啊？

陳：那是下梅石很熱鬧，我都在那裡賣水果，電影院、八三一附近。

游：您還沒結婚時候都有挑水果在那裡賣？

陳：我都在賣水果。

游：您很漂亮，生意一定很好哦？

陳：那時還是年輕啊，十來歲的小女孩正在開花的時候。

李：您老公在物資處上班，結婚多久過世。

陳：對，在物資處上班。結婚 6 年多，我兒子 6 歲，小兒子 4 歲他過世，

李：前夫只有生 2 個？

陳：對。

游：走的時候很年輕。

陳：我 26 歲他 36 歲，大我 10 歲。我 17 歲嫁過來 21 歲生我大兒子。

游：當兵那個兒子是老幾？

陳：是老大，他現在 54 歲也退休了。

游：大姐因為心態非常健康非常正向，有些人面對這麼多挑戰、這麼多挫折。

陳：那都是過去了，所以說我都不喜歡去記過去的事情，美好的過去了是不是，痛苦的也過去了，我現在是活在當下，一天過一天算一天，明天怎麼樣誰人預料，不要去想太多。當然也有煩惱的時候，你去煩它也不能解決什麼，倒還不如快快樂樂過一天。

游：唱歌跳舞也是過一天，那時候我們在雲台樂府，大姐多利害，她學福州戲比我們年輕的都學快，那時候很快樂哦。

陳：很快樂。那一天克文還問我，妳的戲上了嗎，我說我上啦，可是沒有這個籌劃啊，

他說妳還會出來嗎，我說當然還會啊。如果現在叫我演「王嬾嬾」可能比以前演的還要好。

游：大姐演得很活很生動，去福州還沒有學二個星期呢，好像 10 天吧。

陳：10 天，民國 84 年

游：不是，應該是 88 年文化節。

陳：應該 84 年去的，我還記得我兒子訂婚。

游：哦，對，前面 84 年有去一次。

陳：民國 84 年我才 40 多歲，那時候學折子戲、蓮花手等。

游：如果現在再策劃您要上台？

陳：要報名，不可以哦，現在大家都忙著賺錢，放不下工作。像我這樣可做可不做是沒有什麼問題。

游：您以前有沒有參加婦女隊、康樂隊去唱歌跳舞？

陳：有啊，以前參加阿兵哥康樂隊，四鄉五島都去，我爸爸還跟著去看我表演，都是去部隊營區跟阿兵哥一起演出。

李：康樂隊是軍方辦的？

陳：防衛部辦的，我以前都在裡面參加表演，四維林芳英比我還早參加康樂隊。

游：後來您孩子出生後才退出來嗎？

陳：我孩子出生那時候已沒有康樂隊了。

游：您以前最喜歡唱的是那一首歌？

陳：我有一段情，還有南屏晚鐘、不了情等。

游：在康樂隊時候，有沒教梁山伯祝英台黃梅調什麼的？

陳：沒有。

游：那時候梅石電影院蓋好了嗎？

陳：蓋好了，我記那裡很熱鬧，我都在那裡賣水果。

游：那時候沒錢買水果。

陳：那時候我也很壞，沒東西吃啊，就去偷摘橘子、番石榴等。我還有去偷摘什麼你知道嗎，偷挖田裡的荸薺，就在現在的梅園往下走一點，我多可惡你知道嗎，根莖挖掉了以後再種回去，

游：您嫁過來如何稱呼您公公？

陳：依爺，我嫂嫂稱呼我爸爸叫依官。

游：您小時候梅石廟宇高總管（後來改為高元帥）就有了嗎？

陳：有啦，就是沒有蓋那麼大。

游：您結婚後就開始做生意？

陳：我結婚之後跟別人一起賣水果，我還有洗軍服。那個時候阿兵哥衣服是棉布不是像現在軍服這麼好洗，洗好還要漿燙。早上洗軍服下午賣水果，我公公幫我帶小孩，我婆婆在我先生一歲時就過世了。民國 60 年還有在街上縫縫補補改衣服，我先生一個月薪水 3 仟多元（一般上班的薪水），我一個月可以賺到 1 萬 4 仟多元，民國 60 年我第一次去台灣花掉 1 萬多元，所以我記得很清楚。那個時候阿兵哥好多，忙得晚上都沒有睡覺。我還有做錦旗，在林治國爸爸店，跟他合夥，錦旗的字是謝志剛寫的，阿兵哥退伍就送錦旗。有時候日夜沒休息連做好幾天，那時候年輕，白天休息個 10 來分鐘精神又來了。買回來整匹的布，量好尺寸再裁剪，不能浪費。

游：您那時候除了養活自己，還要養小孩、公公？

陳：我先生那時候已經走了，靠我自己一個人要養二個小孩。

游：您那時候做生意有沒有發生很有趣的事情，如有沒有把客人的名字弄錯了。

陳：那一定有，錯了再把它拆下來，次數不多。

游：有沒有阿兵哥很搞怪，有欠錢什麼的？

陳：有喔，有人還欠我 150 元，我到現在還沒有忘記。

游：那您被欠錢有沒有去部隊找連長什麼的？

陳：沒有，阿兵也很窮苦，150 元也很多，我沒有去找他。

游：現在想起這些事情，苦中有樂？

陳：你沒有提起我也不會想到。

游：我跟您的生活還是有一段差距，憑著印象有些問題提出來，我們訪談雪金大姐重點，是放在女性怎麼樣在當時的社會，撐起半邊天。

游：您的縫紉機是嫁妝嗎？

陳：不是，自己買的。第一台壞了又買了一台勝家牌，勝家又壞了才又買了這一台復古的，已經用了 4、50 年。

游：大姐這一台要保管好，以後可以送到文物館保存。

陳：這台到現在還是很好用，好像越古老的越好用，它的零件簡單不像勝家牌零件太多了。

游：現在還有人找您修改衣服嗎？

陳：有啊，繡字都還有人找我。

游：現在繡字眼睛還看得到？

陳：可以啊。我都没有學過，我就是偷偷的學。

游：好，我們現在 12 點了，謝謝雪金姐，改天再去雪金姐那裡拍禮服照片。

張金水先生訪逐文字稿

受訪人：張金水 主訪人：游桂香 助訪人：李金龍、李榮光

訪談地點：南竿鄉馬港社區發展協會

訪談時點：109 年 9 月 9 日

逐字稿轉譯：李金龍

游：張大哥您好，您原來是那裡人？

張：我從小生活在樓仔頂。

游：樓仔頂是在那個位置？

張：是在馬港四大金鋼後面。

游：那個地方方向是向南嗎？

張：是面向西。

游：您出生是在那裡出生的？

張：我應該是那裡出生的。

游：您父親、祖父，祖先幾代就在那裡？

張：我小時候對我祖母還有印象，我父親是招贅進來的。我聽我母親說，我祖母生了一個男孩，家裡領養一位童養媳（就是我母親），不久小男孩沒長大就夭折，聽鄰居說我的父親是招贅進來的，原生家庭是住在村裡科蹄澳林姓家族，父親也沒有去認親。父親招贅進來後改姓張。母親姓朱，也是住在我們村裡的。早期地方家庭關係比較複雜，家裡有了男孩就去領養童養媳，如果男孩沒長大夭折，童養媳就當作女兒，長大後再招贅。

游：您祖母這邊姓張的，您爸爸本來不姓張？

張：是的，父親原來是姓林。

游：您母親是這裡的吧？

張：我母親姓朱，馬祖村人，是朱興國那邊的人。

游：您爸媽都不是您祖母親生孩子？

張：對，我媽媽是童養媳送過來的，沒有結婚就當成自己的女兒，招贅我父親。以前家庭都比較複雜，像后澳聚落那邊，家裡若是男的沒有了就招贅一個進來，女的沒有了就再找一個老婆，或是家裡只生女兒也去招贅，有時候先生早逝也是這樣。

游：早期時候有什麼續弦、招贅，親戚很多，關係比較複雜。後來您幾歲搬到街上來？

張：我國小畢業差不多 14 歲父親剛好生病，醫官診斷沒有救送回在家裡等死，結果沒多久父親甦醒過來又多活了好幾年。本來我要去唸初中，因為家裡很窮，窮到買東西要賒帳請街坊鄰居擔保，都沒有人敢當保證人，那時候米一包 100 多塊錢。初中也沒得唸就去山隴五金行當伙計。

游：那一家五金行？

張：華明五金行啊，最早是華明五金行。

游：哦！華明五金行那麼早就開了。

張：華明五金行那時候老板是退伍軍人。

游：是在依清伯之前的？

張：依清伯是後面接手的，老板搬回台灣住。我在山隴伙計做了 4、5 年，之後就回到村莊由樓仔頂老家搬到老街租店面開五金行。差不多在民國 60 年，那時候還沒有電，電力公司有電大概在 61 年。

龍：民國 60 年南竿開始供電。

張：那我就比較早一點搬到街上。

游：您搬下來時候還沒有電？

張：還沒有電，街上有一家開澡堂的（老板陳伯漢）每天夜間發電 2、3 小時。我開店以後店裡就賣電線、開關，割窗玻璃等等。也在法院做了 4、5 年工友，後來又去工程隊做了 10 多年。也因為家裡窮沒有辦法去考初中繼續唸書。夜晚家庭都點煤油燈或臘燭。

游：您搬下來就搬到現在這間房子？

張：沒有沒有，我搬下來住在被燒掉那條舊街。

龍：應該在明星樓店下來幾間。

張：在原來賣早餐餅店李邦亞家對面，現在的劉梅花家對面，很小的店面。

游：哦，剛搬下來您是租房子不是自己買的房子？

張：現在住的房子，是民國 60 幾年買的，剛搬到新街時是買在現在陳松佛開的蓮園民宿，之後才搬到現在住的房子。

游：所以您那個時候就開始開五金行？

張：我在山隴五金行工作 4、5 年之後回到村莊就開五金行店。

游：那五金行開了幾年？

張：我想開了幾年？那時候也有去法院做工友，好像也做了 5、6 年。14 歲開始到山隴五金行做伙計 4、5 年，回來又開店又去法院做了 5、6 年，又跑去幫人家做工

程，自己做工程好像也做了十多年。

游：您的人生很豐富。

張：那個年代年輕人都是這樣的。

游：那時候您樓仔頂家附近有沒有農地？

張：有啊，都在種地瓜、菜呀，門口下面一片在四大金鋼第一個坑道後面山坳裡，四大金鋼目前作為資源回收場。以前裡面有戲台，在那個山坳上面都是在種菜。

游：那裡有水源嗎？

張：沒有人住之後就沒有水了，以前住了 7、8 戶人家都還是有水，現在水井都是乾的。

游：當時上面住有 7、8 家？

張：我那時候知道還有 7、8 戶住在樓仔頂，經玉、瞎子、牛妹、陳治明、張是華等..。住戶早期約有 7、8 戶人家，之後有幾戶搬到馬祖村街上。

游：那時候張經玉也是住在上面？

張：我下面一排住張經玉，中間一排張世華他家裡，還有旁邊…。第 1 號是我們上面下來，我家門牌號是馬祖村 1 鄰 1 號。

光：土地權狀有登記嗎？

張：我馬港權狀有登記，上面權狀都有。土地權狀有好幾張，我 4 個兄弟每張權狀都是 4 分之 1，以前的田地都是種菜。

游：您知道您祖母那時候有沒有纏小腳？

張：我祖母沒有，我記得鄰居瞎子婆婆有，陳治明他祖母也有纏小腳。

游：我想問您是，以前路不好走，他們纏小腳走路…。？

張：那時候老人家他們都能自己走路，我有看到，我記得是不是 823 砲戰時，有一次對岸打宣傳彈，老人家為了躲防空洞腳還被砲片打傷。我們有防空洞，以前馬祖村都跑到我們上面躲防空洞，記得依伙弟在建防空洞時腳還被砸傷，那個防空洞可能還在，很大、很深、很長，當時建防空洞村裡民防隊員也有參與。

游：那時候除了種地瓜、種菜，還有種別的麥什麼？

張：沒有，我記得大部分是種菜、地瓜，小時候也有去田裡幫忙整理地瓜藤蔓。

游：那時候上面有養豬、雞？

張：有啊，每一家都養，過年時候豬養大殺了拿到街上換成米什麼帶回來。那時候街上只有林建民一家殺豬賣豬肉，我們每一家都有養豬，每天一早他們就上來，殺好再抬下去。那時候部隊還在上面，我們都有去挑餿水回來，以前部隊也很多，

有好幾個部隊在上面。

游：四大金鋼什麼時候挖的？

張：四大金剛我有印象時就已經開挖好。

游：哦，您有印象時候就挖好了？

張：我有印象時就有了。

游：那大概 40 幾年就挖好了。

張：可能。

游：那您有沒有聽到四大金鋼開砲過？

張：有，把大砲拉出來吧，拉到門口打。

游：那時候沒有圍牆吧？

張：沒有圍牆，要打時候就拉到外面來。

游：開砲時候您上面是不是很響？

張：很響，那時候房子都是木頭房，也沒有辦法，爭也沒得爭跟部隊沒得講，造成損壞連賠都沒得賠。我們搬到馬祖（港）來，四大金剛開砲也造成玻璃破損，在當時也沒得賠償。那時候我開五金行店裡也有賣玻璃、也割玻璃賣。

龍：四大金鋼圍牆應該是在開放觀光之後有陸客來時才砌起來。

游：我記得 60 幾年我高中畢業回來圍牆就砌起來了。

龍：沒有、沒有。

張：我印象中很小時候我有進去裡面，四大金鋼阿兵哥都在那裡，小時候一天到晚我們都在附近跟阿兵哥玩，大砲連連部就在山洞上方，第 1 座砲洞口旁邊階梯走上去就是連部，我們都是從階梯上面連部走上去。

游：記得從清水過來，四大金鋼靠近馬港這邊有幾個砲台、碉堡。

張：四大金鋼好像可以通到碉堡。

游：您以前小時候進去記得坑道深不深、大不大？

張：以前小孩子也不記得，印象中好像有進去過，那個時候大概 4、5 歲 5、6 歲時候，阿兵哥住在那裡帶我們去玩，旁邊還有一個洞一個洞的（射口）。以前有戲台在那裡，我們在那斜坡看電影，白天就在那裡等了。

游：那您印象最深刻是那一部電影？

張：都不記得了，以前看了都不記得。

游：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白雲故鄉，白雲故鄉裡面演的不愛爸爸不愛媽媽。

張：白雲故鄉好像也有看過，都不記得了，以前小孩子看了都不記得。只記得電影院

演的，光武堂演的、介壽堂演的，還有梅石中山堂演的。記得那時候去梅石看電影要爬山過去。我以前去仁愛賣菜，清晨 3 點鐘被迫起床挑菜要爬過最高雲台山哦，走小徑，走到現在的中山門計程車公會那裡崗哨，就被攔下來，如果是認識熟悉的就會放你過去了。再走到現在的日光海岸（民宿）附近，又有一個崗哨，就不讓你過去了，要等到天微亮時間到了才放人下去。

游：您那時候幾歲？

張：那時候差不多小學的話 13、14 歲，長大了一點大都會幫家裡做事，那個年代我們唸小學就很懂事會做事，現在 13、14 歲好像還是小孩子，還不會幫家裡做事，個個都是父母親的寶。我孫子唸國三了，每天要媽媽逼著唸書。

游：時代不一樣了，那時候孩子很早開始當家了。

張：我們上面張金寶家裡，有很多小孩，在夏天女孩子也是光溜溜的不穿衣服，沒有衣服穿呀，洗澡也在山坳裡洗。

游：所以您樓仔頂上面還有溪流？

張：有呀，在四大金鋼山坳裡，現在的資源回收場那裡山溝下來就是溪水。華興坑道在後來才蓋的，我們上面還有新兵隊操場很大。我那時候想社會住宅如果蓋在我們這裡，風景不是比那裡好的多。後面靠雲台山，前面廣場好大呀。現在上面只有我一家搬到馬港街上住，其他住戶和我幾個兄弟等都搬去台灣了。

游：您們這個張姓是從大陸那裡搬來，您祖母有沒有說？

張：不知道，我父親以前說從福清來的，根本也都沒有什麼資料。

游：也不知道從大陸那裡來到這裡？

張：我爸爸就二個兄弟，我伯父沒有結婚。

游：您爸爸身材是不是跟您一樣的高高壯壯的？

張：從這樣講我還是外面抱過來的，後來才知道我是父母親從復興村，好像是曹新國家抱回來的，我是以後才知道的，幫我抱過來的是復興村陳玉嬌婆婆的嫂嫂。

游：他哥哥叫宜正，是我叔叔。

張：宜正跟我父親是義兄弟，以前很複雜的，我是從外面抱回來的，抱回來之前我的家裡我母親都是生女孩，大姐二姐今年都 80 多歲，二姐今年也 80 歲了。二姐下來以後生的都沒有成，把我抱來之後母親才又生了 3 個弟弟，這些都是以後才知道的。

龍：您跟生母那邊有沒有聯絡？

張：我生母在的時候我有去過 1 次 2 次，那時候生母好像已經 7、80 歲了。那時候民

國 6、70 年，我已搬到新街來，我對面是復興村搬來的，女兒（朱子梅）目前在鄉公所上班，後來他們新街房子賣給大眾飲食店老板。

游：那個年代環境確實是，所以說想要男孩。

張：我鄰居張世華家也是這樣，由科蹄澳抱了一個男孩（莊幼國的弟弟）之後生了幾個男孩。

游：以前很常這樣，為了想生男孩就去抱養一個，後面才又生了好幾位男孩。

張：對呀，想生男的就抱一個，現在又感覺女兒比較貼心，生女生比男生好。

游：您那時候做生意主要的對象是阿兵哥吧？

張：主要都是阿兵哥，因為本錢不夠進貨少，有時候商品很快就賣完，要再進貨要等很久。如果本錢夠多，貨品可以一次多進些，不會沒貨可賣。那時候一個禮拜二個禮拜才來一趟船，碰到部隊裝備檢查需要買大量物品時，常常沒有貨可以賣。每個月賺的錢付完房租也沒剩多少，到後來買了房子才有錢剩。

游：那時候買國宅有沒有資格限制什麼的，如舊街燒掉優先購買？

張：沒有限制。舊街燒掉是在民國 70 年，那時我在法院工作，除夕 30 晚上大家在打麻將，剛睡下去還沒有睡著，就聽到火災叫喊。那時候我大女兒還在唸國小，趕回到家裡，兒子張志華什麼也沒抱就拿著書包。張志華很會唸書，我們也沒有特別栽培或逼他們，孩子成績優異能夠保送醫學院等，全靠他們唸書自動自發。

游：您那時候那麼忙怎麼栽培孩子？

張：沒有管他們，早上他沒有叫他們起床，都是自己起床穿衣服，小孩子想唸書他就會盯著裡面。

游：他們對唸書有興趣。

張：我大女兒那時候成績也達到保送條件，但當時知道沒有醫科名額，就去台灣考上中山女中，大學考上彰化師大。如果第二年在馬祖也有保送師院，也不要台灣唸，那時候台灣也沒有買房子，住在我弟弟家裡，後來也住到學校去。

游：您幾位小孩？

張：一位男生二位女生。

游：到您這裡應該會生好幾位。以前唸書學費也是很大的支出。

張：對，那個時候我唸小學時成績也很好，都是前三名。老師鼓勵去考初中，初中要聯考吧，因當時家庭環境不是很好，就算考上初中父母親也沒有錢供我唸書，也就沒有去考。我在五金行當伙計一個月 350 元，最後加到 1 千元。

光：工資買米可以買幾包？

張：那時候白米一包一百多元，大概可以買 2、3 包。

游：2、3 包可以吃一個月，夠不夠？

張：那個年代那裡有米吃，大部份家庭都是吃地瓜較多。有時候家裡在煮地瓜飯時候偶而會加一碗白米在旁邊煮。

游：您在當民防隊員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事情？

張：民防隊我在 18 歲時還在五金行上班，記得剛好在訓練時，山隴廣場司令台後方民宅發生火災，民防隊員集合，沒有去的結果還要被關禁閉，回來這邊（馬港）受訓時還好。我參加了二次民防隊國慶閱兵，記得第一次是民國 64 年，第二次是 67 年，64 年蔣中正去世那一年。參加閱兵要訓練二個月，訓練時汗流到衣服濕透扭乾再穿上，衣服上的鹽巴都形成地圖。

游：尤其要去閱兵受訓的更嚴？

張：受訓時上廁所時腳都蹲不下去，腳都麻了。但是部隊大鍋白米飯感覺特別好吃，炒菜用的油多也特別香特別好吃，剩菜拿回來都好香。阿兵哥將剩飯饅頭倒在餿水桶，我們都會撈起來吃，家裡養豬要到部隊挑餿水回來，有時候會把乾淨的拿水沖洗曬乾放起來。早期村公所民防戰備米存放環境不好，發霉了還是拿去煮了吃。還有一次在山隴整個聯合集合場（現在的中山堂）晚點名時，宣傳彈就落在附近，現在體育館那邊是餐廳。早期中山堂是幹訓班，後來鄉公所也搬到那裡。那時砲彈落下時大家都趴在地下，碰到宣傳單落下來好幾次。

游：您有沒有撿到宣傳單？

張：有去撿過，宣傳單裡面有人民公社什麼的，撿到要繳到村公所，每張還可以換幾毛錢。我們年紀小也不會怕，到後面山隴有人被打死後才有點怕。單打雙不打，也有跑去躲防空洞，也去撿砲彈片拿去賣。

游：您在山隴時有沒聽過有人被砲彈打死？

張：有一個女的吧，被宣傳彈打死掉，但不曉得她的名字。

游：我以前有聽說林星寶他嫂嫂？

張：那時候年紀輕也不曉得是誰，只知道好像在吃飯時候砲彈打到他們家。

龍：民國 58、9 年我在馬高唸國中時候，也有看見宣傳彈打過來，聽到砲彈聲同學趕快躲進教室牆邊，砲彈片、宣傳單就落在大操場上。

張：砲彈過來時候就聽到咻、碰一聲，砲彈已飛過去了。以前有去撿砲彈片去賣，也有去后澳靶場撿彈頭拿去賣，靶場就在后澳水庫養牛場（現在的海水淡化廠）那裡，民防隊打靶也在那個地方，還去挖子彈頭。

游：您這裡樓仔頂離后澳（目前海淡廠和后沃水庫之間）也很近，后澳那時候有沒有住人？

張：有，也住了好幾戶陳姓人家，我二姐就是嫁到這裡，這裡也發生一起阿兵哥兇殺案。那時候上學，學校打鐘聲我們都聽的到，我從樓仔頂趕下來都來得及，那時候小孩子跑很快。

游：那時候是清疇國小。

張：不是，是馬祖國校，有時候打鐘了跑下來，來不及就先躲在砲台裡，升完旗再走進學校，學校在現在圖書館那裡。

游：您二姐就是嫁到后澳，現在您看后澳跟樓仔頂都沒有人住了。

張：后澳連房子都沒有了，我上面整理一下還有在。后澳興建水庫政府有答應蓋個祠堂，後來也沒做。

游：哦，以前說要蓋祠堂哪？

張：后澳都是姓陳的，蓋個祠堂還給他們，結果政府也沒有做。還好后澳水庫有建這麼大，以前在劉立群手上著手建的，截流山上面流下來的雨水。勝利水庫也只有發電廠那邊水下來，我們這裡從雲台山下來。

游：您在民防隊時候，有打靶什麼的？

張：有，我在民防隊的時候，陳依民當村長。

游：您跟他年齡差多少？

張：差好多歲哦。

龍：陳依明 31 年次。

張：我跟他年紀差 8、9 歲。

游：您是 38、39 年次？

張：我 39 年次。

游：39 很年輕哦，我大哥 35 年次跟陳依明是同學。

張：70 歲。

游：以您的體格來講，民防隊員一定是要參加閱兵的。

龍：有沒有薪餉。

張：有，有零用金幾百元，好像跟阿兵哥薪餉一樣。

龍：訓練一個月還是二個月時間？

張：第一次好像二個月，第二次時候他們挑選最少個子比較高的，結果我個子高，他們說個子太高也不要，有的人穿鞋故意墊高，身高量到 185 去了，有好幾個 180

幾的被抽（叫）出來站到司令台上面去。心想這下很好可以退出來，家裡開店那裡有時間參加，但被他們抽到不去也不行。結果司令官來時候叫我們下來下來，給我站裡面去，糟糕又被捉進去了。

游：哈哈，您想說個子高高的太突出不用去了。

張：我們那時候排面班，去總統府時候排面班站第一個，個子高高的排面班踢的正步要很整齊。

游：所以一天訓練下來有點累？

張：那個時候民國 64 年的話我才 25、6 歲，有時候實在走不開還要拿錢僱人家幫忙。

游：要頂替？

張：是呀，拿錢請人家頂替。家裡沒空不能放手，那個時候沒有辦法，一定要花錢請別人頂替，不服從就要被捉去關，大家都乖乖去，現在誰敢這樣。

游：對呀，現在老百姓最大了。

張：以前民防隊說抓去關就被捉去關。在村公所站衛兵時候，偷睡覺被發現要被抓去關，夜晚看人家打麻將他要被抓去挑泥土。有次在舊馬祖日報（翁家民宅）第一次看別人打麻將，剛剛才看一會兒，被村公所派人來被抓去。

游：沒有打的也要被抓，看的也要被抓去？

張：被抓走去挑土，被罰勞務工作。愛打麻將的幾個，那時候村公所村長林建民，還有幹事、副村長 3 個去抓，那時候林貽春家，他的房子好大，村長常常去抓他們打麻將的，一看到這幾個人統統跑不見了，他就站在門口在注意。打麻將的一知道村長他們來，就到處躲藏，有一個很好笑，他躲在灶的角落，國寶知道嗎，劉國寶他躲在床底下，頭在裡面屁股露在外面，第二天回來講大家都笑死了。副村長跟我很熟，走過來跟我說，這個沒有辦法跑不掉了。

游：以前副村長也是士官長做吧？

張：是部隊派來的，也有排長什麼的，以後副村長才換成我們百姓，天華、玉福都是，他們有經過受訓當副村長，以後都轉成公務員了。

游：以前您們住在樓仔頂，括颱風時您們那邊會比較好吧？

張：那裡，風很大，我感覺括颱風還是我們小孩子不懂事，不會怕。現在我們住水泥房都有點覺得風怎麼這麼大，以前我們小孩子不懂事。颱風過去了瓦房屋頂的瓦都被吹走，大家再翻瓦整修，一早起來看出去天氣非常好（颱風過去）。

光：馬祖的瓦片那裡來，有沒生產瓦片？

張：沒有生產，早期大陸來的。

游：到後面由台灣進來。

張：現在還有很多都是大陸來的，只是現在疫情不能進去，我那時候做工程也是去大陸買石材什麼，去黃歧、莆田等。

游：莆田石材確實很有名。

光：以前馬祖有沒有燒灰？

游：燒灰有，燒灰小規模，牡蠣殼什麼的。

張：我都沒有看見過。

游：我看過福澳以前造船、修船時候，在沙灘燒，燒好後跟桐油、壞的麻繩放在一起鎚，我有看見過。它不是像大陸一樣在工廠燒，我在福清平潭島上面看到，工廠燒出來的灰就很漂亮。

張：去大陸有看過，牡蠣殼跟山一樣高。

游：他們養殖業也很發達。

光：大陸養的蚌殼、蛭。

游：對，都拿去燒。

張：對，我看到車子開過去，一堆一堆的很多。

游：平潭有個很平很平的海岸很遠很遠，從潮間帶走下去起碼將近要一小時，很遠。那裡的百姓都去魚池裡把牡蠣殼拿去燒。當考古學家去挖的時候已經被燒掉，不見了。

游：您在上面有沒看到以前船翻掉？

張：船翻掉有啊，有一次小艇拖進來船上人被打死幾個，小艇是大陸叛變開進來，有看見過。

光：F131 是嗎？

張：我印象中好像有飛機到這邊來，

游：水上飛機？

張：水上飛機到這邊來，有一點印象那時候還小。那時候小艇開進來，我10多歲還在山隴跑回來。艇上的人自己叛變殺了人逃進來，以前反共義士還有錢發多少，台灣反共義士多紅，黃金多少兩。

光：飛機在半途被打下來。

張：對呀，有一次不是小艇進來，活的人被載到台灣，在半途中就被打下來，那個時候他們裡面情報多利害，搭那一架飛都知道，

游：電報被截聽了。

光：他有內奸。

游：對，也有內奸，沒有內奸也不是那麼..。張大哥平常有沒有喝茶？

張：沒有，我平常在家裡沒有喝茶，有喝咖啡。

游：有沒有以前商船來來去去，括颱風時被吹上來？

張：我還小印象不清楚，以前有聽我父母親講，以前日本人出來時候我父親被捉去做工都有，

游：日本人來的時候您爸爸有被捉去？

張：日本人來的時候被捉去做工，科蹄沃那裡天主堂寶血幼稚園園址那時是刑場，槍斃人都在那裡。

游：寶血幼稚園以前是型場哦。

張：林義和那時候，那個地方很骯髒，我聽我父親講。

游：有人說是土匪，有人說是愛國者。

張：以前講是土匪土匪。我父親在的話，民國前3年出生，我父親過世時才70多歲。我父親在病床上，馬祖醫院送回來準備後事，在家裡要做棺材了，後來躺在床舖都不能動，又活起來了，多活了好幾年，後來搬到台灣去。

游：那個時候在醫院什麼病也不知道？

張：不知道，叫你回去準備後事了啦，棺木都做好了，躺在床上後來好起來還能走路，他還去樓仔頂種菜。我父親走的時候也很好走，都沒有臥床，交待我姐姐回來看看，我姐姐在那裡等，半夜時候去看他時沒有氣息了。

游：這種走很有福氣。

張：我媽媽更好走，我媽媽80幾歲我弟弟帶出去，去餐廳吃飯，幫她倒果汁，放好筷子，她就說聲不舒就這樣走了。去大陸找靈媒很靈哦，講到我，我媽媽牽我的手說你很辛苦，那麼小就去山隴做伙計等等。我跟鄭鴻生一起去，他說某某人在外面為什麼不進來，靈媒都知道，很玄。

游：以前颱風時這裡的海水會不會打上來？

張：我以前在山隴做事情，颱風來的時候，海水打到現在縣政府前面。以前華明五金行是在現在的幸福五金行附近，市場那邊海水從屋頂蓋過來，那個時候晚上不敢睡覺跑到水泥房屋頂去，我在山隴碰到一次，馬港還好。

游：我們馬港這裡還好，是面向西吧。

張：山隴海埔新生地沒有做的時候，海水都打到縣政府門口，舢舨都漂到縣政府門口，你看看。

光：海埔新生地圍起來就沒有這樣了。

張：劉立群當縣長時候建機場做的很好，不過做一任就倒了。

游：劉立群如果多做一任，馬祖事情會多做很多。

張：以前碼頭做在福澳，如果做在我們馬港這裡，幅地又增加很多。

游：以前我們去唸書時候，都要來馬港搭軍艦。

張：當時馬港如果建碼頭，船就沒有地方停靠了，搶灘沒得搶了。

游：所以他預留這邊去建福澳碼頭，記得以前這軍艦很多，開口笑很多。

龍：一個月最少 3、4 航次。

張：以前一定要到馬港搭船，我們街上親戚什麼搭船時都在這裡，晚上都是半夜上船，做吃的生意很好，以前只有一條街，那邊街還沒有。

光：舊街這邊？

張：民國幾年燒掉也不記得了。

龍：民國 70 年除夕夜，那個晚上我剛好在公司值班。

游：以前在這個廣場停車地方有二排房子，您去（台灣）登記，證要拿進去，另外一邊福利社，陽春麵一碗五塊錢多好吃，以前沒東西吃，陽春麵好好吃。

龍：廣場中間圓環有個亭。他們像那個外島來的半夜都卧在學校、廟的走廊等上船。

游：他要這樣子，2 點搭船什麼的，我有一次零晨 3 點鐘。

張：以前蓋房子的鋼筋腐蝕都拿來用，船運過來鋼筋就往海裡丟（在船邊），我們去物資處買鋼筋回來，3 分鋼筋彎一彎剩下 2 分。馬祖早期建的房屋會腐蝕這麼嚴重，我覺得海沙還不是大問題，鋼筋泡在海裡又經過露天風吹曬才是最大問題。鋼筋腐蝕一膨漲水泥就脫落。

游：以前阿兵哥搶灘時候有沒有叫我們民防隊幫忙搬？

張：民防隊沒有，我爸爸那一代好像有。以前我們這裡還有搖舢舨。

游：以前這裡也有搖舢舨？

張：有，以前南、北竿、莒光來南竿，搭貨輪來都要舢舨去接駁。

游：以前生活真的有夠苦。

龍：以前開口笑載煤炭，用麻繩袋裝，破了就一路掉下來，我們小時候都會去撿。

張：還有美軍顧問組車子載垃圾過來丟在后澳海灘，我們都跑去撿，美軍顧問組在鐵板，垃圾都運到這邊倒在我們后澳海邊沙灘。我們上面看到車子過來，就衝下來在垃圾堆裡撿，還有吃的東西可以撿，你看以前生活多苦。你說你們大陸（指李榮光）那時候人民公社苦，有沒有比我們還苦。

光：人民公社前面還好，後面自然災害（旱災）造成生活比較差。

游：大自然環境不配合也沒有辦法，天災你沒有辦法。

張：以前看到民防隊演習，叫你演習起碼要一、二個禮拜，自衛戰鬥什麼在村裡一直跑。

龍：有沒有錢？

張：那裡有，以前自己晚上站衛兵，沒空還要自己拿錢請別人去。

游：對呀，以前我哥哥還小，別人拿錢請他就跑。

張：以前呀，民防隊也很苦，要去打魚都不能出海，要放下來。那個時候戰地政務誰管你，阿兵哥抓你去關乖乖去關。

游：只有服從，沒有別的方法。

張：台灣現在是太自由了，才這麼亂，國民黨民進黨對打。適當的管理還是要，也不會有我殺一個人也不會死，這是什麼社會了，好像我關個幾天出來我又是一個好漢了。

游：你看把他媽媽頭砍來從樓上丟下來都沒有事。

游：以前您在法院上班，案子多不多？

張：很少，那個時候庭長派來的都是司法官考試最好的前幾名，來了半年就回去，再來都沒有事，我在那裡煮飯，庭長還跟我走來走去。有一個庭長打麻將很會打，我都帶他去五間排（四維）打麻將。以前法院我一個、工友一個、書記官一個、庭長一個，一共才四個人。四個都會打麻將，湊一桌就跑到樓上去，沒事情就在法院裡打麻將。

游：以前林增官、柯玉官在裡面上班時您進去了嗎？

張：林增官早下來是柯玉官，再下來是林仁泰。柯玉官後來調到板橋，在台灣發展的不錯，以前相處的庭長多少都有照顧一點。

游：所以馬祖村人在裡面上班您是最早的？

張：馬祖人呀，柯玉官他們統統住在馬祖。

游：我是說馬祖人在裡面上班您是頭一個人吧？

張：林增官他們都是莒光搬上來的，我是柯玉官帶進來的，那時候一個月也有7、8千元。

游：店有人顧就可以了。

張：以前法院沒什麼事，我煮飯只有庭長和我二個人吃，其他幾位都回家吃飯。柯玉官家裡也在做小吃生意，庭長有事叫再跑來。

游：以前沒有人告狀。

張：有一件以前換銀元糾紛。

游：哦，就是海上換銀元。

張：開庭時有一個自殺了，看到法院開庭怕到自殺。

游：山隴？

張：那個時候手錶拿進去換賺很多錢，銀元換了以後帶台灣去都綁在腰上帶出去，以前海上交易。

龍：有呀，我父親以前捕魚也有買手錶換他們的金戒子、銀元。

張：以前知道的手錶店為什麼有人買那麼多手錶作什麼。

游：那個時候山隴富貴賣手錶生意，他姐夫捕魚，他台灣手錶買了給他姐夫帶去換。

張：都是買便宜的手錶。

游：您看想不到，大陸比我們進步的還快，以前連手錶都很稀罕。

張：台灣被選舉選敗了，國民黨民進黨都是這樣，選舉花了這麼多錢，多少也要收回一些。

游：李大哥（李榮光）您以前住在小澳，我們這裡砲打過去您那邊有怎麼樣？

光：沒什麼印象，應該大都打到黃歧那邊吧。